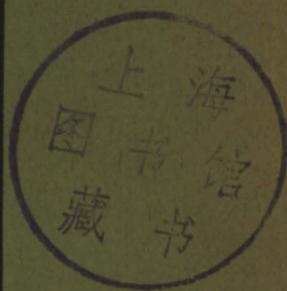


咸飯牛箸

清代聖人陸家書演義

閻錫山題簽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4 9940B

清朝聖人陸稼書

青浦魯莊雲奇評

餘姚戚飯牛著

第十六回 取漢書詳革功名 考知事確定優劣

却說張李兩役奉命趕到市前巷廖宅門牆。說明來意與門公知曉。廖宅也是閥閱人家不能造次從事。公差雖然奉命前來也只得循規蹈矩踏準理信而行。將硃籤與門公看了這枝硃籤並非提人所用。公差出門辦公事須得手持硃籤表明確是奉公而來並非私下出來敲詐恐嚇之意。再拿皇甫取書憑條交與門公。門公接了問明原委隨卽匆匆入內稟明主人。主人廖啓祥也是孝廉出身候補福建署理四五年知縣過現在林下優游守產度日閉戶讀書吟詠飲酒清簾疏簾一杯對客消遣。生絕不干預外事故鄉。

里。中。有。廖。好。人。老。糊。塗。之。謠。廖。老。聞。知。也。樂。得。此。美。名。嘗。曰。難。得。糊。塗。難。得。
糊。塗。然。此。老。似。呂。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雖。日。在。醉。鄉。北。窗。高。臥。怕。談。世。
俗。嘯。傲。羲。皇。自。比。陶。潛。無。懷。葛。天。與。人。無。爭。亦。知。舊。戚。與。西。賓。秦。先。生。漢。書。
一。節。此。部。漢。書。的。真。淳。熙。初。刻。字。跡。紙。張。均。臻。上。乘。家。藏。精。本。秦。公。愛。如。珍。
寶。不。意。皇。甫。借。來。觀。玩。據。爲。己。有。於。情。理。上。確。實。話。不。過。去。後。經。老。夫。調。停。
勸。過。舍。親。既。愛。此。書。何。不。出。銀。兌。換。商。諸。西。席。亦。屬。執。之。一。見。不。聽。諫。勸。已。
致。弄。到。入。訟。公。役。到。我。門。牆。成。何。體。統。今。既。持。憑。來。取。他。又。自。已。不。來。我。又。
何。便。到。他。臥。房。翻。箱。倒。篋。他。又。不。將。此。書。擺。在。外。邊。架。上。又。未。曾。交。託。與。我。
想。定。主。意。即。囑。門。公。請。衙。差。進。來。我。有。話。講。門。公。奉。主。人。之。命。抽。身。出。來。傳。
言。主。人。請。進。張。遷。李。陞。跟。了。老。門。公。走。進。內。廳。站。立。滴。水。簷。前。不。走。當。公。的。
極。懂。禮。貌。眉。毛。裏。會。說。話。鼻。觀。裏。會。演。戲。的。看。什。麼。人。講。什。麼。話。人。王。老虎。

狗三色頭面孔。今見廖宅是有功名人家。何敢放肆。并且公事是他親戚。並不是廖家本人。故而格外留神。正在四面觀看之際。只見遮堂門。背後走出白髮朱顏的一位紳士裝束。料必就是主人。凝神肅靜。只等傳喚。廖翁步至中堂。朝外一望。見庭心內有兩個公差模樣。遂和顏悅色的喚他入來。張李聞喚。趨一步。搶上前打了一個千。叫了一聲老相公。侍立拱手聽命。廖翁手裏托了憑條。對張李二人說。二位有所未知。這書乃鄭重珍寶。舍親之物。雖係有憑來取。小老未便交付。如要取書。須得本人來取。望原諒。爲要張遷素。有能幹之稱。聽了廖翁此言。遂含笑低聲道。老相公所說極是。但是奉了主命。無物不能復命。須望老相公作主。皇甫相公既有憑條前來。卽老相公付了也不妨礙他。皇甫相公也決不見怪。況聞得堂供。此書係皇甫原物。而秦相公冒認的。如此刻來取不放。反爲不妙。問官誤爲情虛訟事。倒難免見

虧求老相公原諒俾差役回去銷差。况本官在堂上坐候如空手歸去必遭斥罵。即使令皇甫相公自己來取這案又須延閣一天最好求請老相公作主罷。廖翁一聽公差異常圓到自己又何必爲難他兩差況有他手寫憑條卽與了他雖要見怪亦不敢出口隨卽喚書僮到皇甫住房內把漢書十六本尋出連木箱一只齊交公差張李二役捧了書箱藏了硃筆回一聲廖翁急匆匆飛步回衙復命將書箱呈於案上那秦綬源立在東首一見書箱擺在公案差役尙未上前繳籤銷差他忘形骸奔過來兩手連身體直撲將來彷彿小孩兒思乳見了母親解襟相仿口中說書在此了這木箱不是我的陸官見了又好笑又好氣兩旁差役喝退一旁張遷李陞上來繳過硃籤打了一千退下去站立一旁陸官體諒入微命他二人出外安歇張遷李陞退下不提言歸正傳却說知縣把木箱豎蓋抽開取出漢書兩三本展卷瀏覽

真一部宋版原印的寶書無怪愛者是愛讀書朋友見此誰不歡欣猶美人見脂粉烈士見刀劍陸官正翻出劉項鴻門大宴樊噲吃豚肩項莊舞劍沛公如廁花花綠綠的一段好文章看得起勁出了神倒把兩造打官司事體忘掉搖頭點腦的朗聲大讀特讀引得站班差役暗笑起來陸官又看上下眉批丹鉛朱墨蠅頭小楷正草兼有真批得好讚不絕口足足看了半個時辰然後自己亦覺着了忙把書頁折轉再問皇甫道這書是你的有何證據皇甫自見此書早把全部中細目一一看得爛熟故而脫口而出一回稟再問秦綬源說你說這書是家傳你有何證據秦綬源聽皇甫回稟時已恨不得不亦樂乎心裏頗詫異皇甫居心可險已看得如此清楚現在聽陸官問他有何證據他究屬是家傳的更比皇甫詳盡自然說得更比皇甫細到連那幾個缺筆字幾個蛀蟲洞幾家眉批字上代名字某代祖宗名字與某人

爲友。一件件如小學生背千字文百家姓神童詩背得一字不差。陸官再問他眉批上的人名是否是。你先代若屬是你先代則你所刻試草上一定與眉批上相同。再不然我提問兩姓親戚來問便可分曉。此部漢書究是誰家之物。皇甫聽了此問頓時兩耳發紅面上發青一句話都說不出不比先前滔滔汨汨了。陸官再教綬源背一遍。綬源仍舊一絲不亂。陸官審得清楚。卽諭將漢書斷歸秦姓。而皇甫慧定身入饗宮。不應欺詐賴人卽行備案申院詳革功名。皇甫見事不妙只得叩頭求拜開恩。陸官不睬。袍袖一拂就此退堂。秦綬源歡天喜地抱了漢書把書箱拋于堂上口頌青天歡躍出衛門去。了。皇甫亦無顏再取書箱只得抱頭似鼠滿臉羞慙而去。堂上打點三聲衛役各退。庭槐鴉噪已是夕陽時候。陸官回進臥房提筆上詳學院六十日回文轉來。將皇甫功名革去與秦綬源結成深冤。另起別樣花頭。秦綬源弄到

家破人亡流落江湖，此是後話。要在下文再行提及。暫且擱起。秦綬源原有
些書獸子模樣。自從陸官斷結此案，逢人說好。到處揄揚歌功頌德。做了八
首七言詩。刻板送人。這個奸官名聲傳至省裏。撫台大人湯介庵亦有所聞。
湯斌一清如水。最喜僚屬不貪。江蘇一省上四府下四府六十三州縣。其中
府州通判知縣。好好壞壞。豈能個個如嘉定縣陸稼書一樣呢？現在觸動了
他甄別下屬的念頭。遂與藩台臬台商量。會銜下札到省。會課以觀各縣文
才。此時藩台姓孔。名希堯。山東曲阜人。確是聖人裔孫。也是翰林出身。臬台
姓戚。名叫蓉鏡。浙江餘姚縣人。是明朝大將軍戚繼光的子孫。拔貢出身。精
通法律。尤熟韜鈐。撫台極為倚重。一月三十日約有二十天。在撫院裏聚談。
案無留牘。嫉惡如仇。真所謂訪拏貪官污吏。剪除勢惡土豪。鄉紳要有請託。
愈弄愈僵。不避權貴。能與撫台一鼻孔出氣。故而非常投機。湯公言聽計從。

倒反比藩台親熱。此刻三大憲會銜行文各府州縣擇定明年正月初十日。趁晉省團拜賀歲之際。留省七日。會考文墨。送部評閱。并另開會審所審理。疑難案件。所有租糧欠缺。亦須一律繳齊。以重國課。而裕財源。這札子行到各縣。縣官是科甲或生監出身。動得來筆墨者。猶不至大嚇。若是捐班商吏出身。捧讀此札。嚇得三魂渺渺。七魄悠悠。一陣清風。將化爲闕黨童子。搔頭摸耳。巴不得天不要夜。日不要落。方可不到正月初十。否則夜去明來。日來夜去。總要到正月初十。小百姓交了正月。共說阿彌陀佛治世。大家小戶歡天喜地。穿新衣。吃葷酒。敲鑼鼓。放邊炮。接龍。擲羊。賭銅鈿。恭喜賀歲。猶有捐班州縣。坐立不安。時光流水。瞬眼即是除夕。店家結帳。住家還帳。年初一極其容易。蘇州虎阜獅林湖田上。元妙觀幾處熱鬧場所。無一處不是人山人海。紅男綠女。白叟黃童。都是熙熙攘攘。如登春台。快活得口不能言。筆不能。

寫獨有下縣的知縣老爺急得如鬥敗雄雞五日頭一過已有班筆墨來得及之知縣紛紛絡續進省參謁三憲借此大出其風頭還有一班人糞不通的老州縣挨一日兩個半日挨半日兩個三刻直挨到初九那一天方始抵胥門碼頭一肩行李一疊手版如鳥歸籠都尋下處安歇上衙報到真正性命交關豆腐說不出只說腐腐一到正月初十那一天又是傾盆大雨六十三州縣官個個似落湯雞狼狽不堪拖泥帶水齊集轅門聽點欲知後事如可且聽下回分解

評

璧歸故國須籍相如之慧書還原主亦賴陸公之明皇甫坐罪綬源勝獄明刑公斷可謂不爽毫厘

邑有良官得在上者提攜引用在天下升平之日每有見之湯撫台之加

爵。陸。公。亦。若。是。也。然。當。世。運。凌。夷。之。際。鋤。良。諉。正。雖。有。良。官。亦。復。見。黜。是。以。盛。者。益。衰。者。益。衰。縱。觀。古。今。深。堪。嘆。惜。

第十七回 大中丞統屬文武 小天子甄別賢奸

却說江蘇大小六十三府州縣全省官員自從得了撫藩臬三憲臺會銜通札都於正月上旬紛紛晉省絡續取齊長元吳三縣在蘇州城內近在咫尺幸無跋涉之勞然新年來同僚酬應格外鬧忙幾至日鮮暇晷各府縣知事官咸在胥門一帶租借民房居住道前街養育巷慈悲橋左右商店皆靠此莫不利市三倍街道上車馬往來正是肩摩轂擊異常熱鬧說到蘇州一省爲東南富庶之區原分蘇州府常州府鎮江府松江府徐州府淮安府揚州府江甯府八府之中以江甯爲首蘇州次之因兩江總督部堂駐節江甯巡撫部院常駐蘇州故也餘如太倉州南通州太湖廳較知縣爲大而一府有

轄五六縣者七八縣八九縣不等。此刻全省府縣正印官不論實授署理代理皆奉札來省只待初十那一天五鼓齊集轅門聽點兩司兩道守備中軍城營衛隊等武職也都隨班伺候。一到黎明交着初十那一天撫台大人升座大堂一聲呼喝打鼓打板好不威風凜凜全省六十三州縣官個個領頂輝煌脚靴手版謹慎小心恭恭敬敬的挨班站候儀門外聽點進見堂上五通板三通鼓罷案上紅燭搖光庭中鳥鵲出巢寂靜肅穆中祇聽得堂上高呼江甯府蔣煥章本人答應一聲到躋躋踰上前打拱接卷按號入座座位多排列在大堂兩次閒東西相向續一連二的蘇州府魏國柱松江府袁觀濤揚州府徐乃嘉淮安府史可儀徐州府何夢周太倉州錢諒明上元縣黃廷棟句容縣笪謙長洲史廷揚元和潘庭碩吳縣姜毅初直點到豐沛蕭碭六十三州縣官一個個應名接卷入號各人排出文房四寶息靜無喧只

等題目紙下來。時光容易不消幾個耽擱。早已辰牌時分。天光亮透。鳥鵲亂飛。幸得檐溜停歇。旭日高挂。綠槐樹頂而一股曉寒之氣直逼硯池。各官呵凍磨墨。先行試筆。這種情景在一班考職出身的知縣府想來彷彿從前院試闈場永已不彈此調。未免感今思昔。在幾位捐班出身的只自滿腹憂愁。從出母胎未曾幹過這癆什子。少停不知玩些什麼把戲。兩爿老面皮上一股熱氣透上來。被那朔風一吹倒也熱不出。惟有兩朵紅雲從眉心湧起。三聲炮響。吹鼓亭裏吹吹打打。將頭門、儀門、角門。統統封鎖。關防嚴密。水洩風縫不通。正是急得那一班搖頭大老爺人中吊過額角。暗暗兀在搖頭轅門上差使。早幾日派定旗牌守門戈什哈伺候文巡捕武巡捕左右巡邏以防傳遞。代搶糧道秦聯元派題目紙蘇州滸墅關督辦收卷發照出簽藩臬兩司打截收卷題紙發下。按位發給。有一個人有一張大家捧來一看乃道

之以政齊之以刑兩句論。後附蘇台懷古詩，不拘體韻。那老在行科甲出身的，放出老本事來。究屬不推板，磨墨握管，點頭播腦，伏案而書，最苦。那捐班老爺官，則做了長久。逢着考試，只會考別人，不會試自己。此刻真正要他的老命，說不出畫不出的苦。啞子喫黃連，獨賸對這張題目紙，呆看嘴裏道：「以政齊之以刑，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兩爿嘴唇上下一開一闔，嘴角裏唧唧有小聲音。看到蘇台懷古，不拘體韻，更加莫明其土地廟城隍廟，冉看看別位老兄，都是下筆颶颶，風雨春蠶，食葉之聲。有時得意忘形，露出本來色相。舊時面目，低吟緩詠，推敲起來。今朝不是撫台大人考試，簡直閻羅天子索命。閒文休絮講，到湯大人身坐暖閣，望閣下兩旁諸州府縣，看過來，盡是衣冠濟濟，領頂光。光獨有坐在靠階，東首第二排第一位的衣冠敝舊面目。憔悴，好似帶病的狀態。湯公坐在高處，望到階太遠，有些看不清楚。但見

他伏案而寫。有時仰天而噓。似乎搜索枯腸。神氣狠肯用心似的。湯公着實留意。但看不清此人爲誰。特於座上抬身。仍恐他人立起。有礙文思。故走下與藩司作閒談。移步至各人案前。東看西看。慢慢走至階柵之旁。橫眼斜觀。此人方識是嘉定縣陸隴其。湯公看到陸稼書。心中一快。陸知縣在任聲名極好。聞得一貧如洗兩袖清風。今見其衣冠殘碎。面目枯黃。確是憂國憂民的現象。歷觀全省同僚。七八十人。誰不是肥頭胖耳。華服鮮裳。素聞陸隴其乃浙江平湖籍進士。過班文章必妙。且觀他筆墨如何。湯公一面想一面仍是東看西看。與臬司略爲小談。然後走入暖閣坐下。時光極其容易。已將午牌時分。打截官手捧印泥磁缸。右手執小玉圖章。從上邊打下來。有的卷子已贍一兩葉。有的僅寫十餘行。你寫到那裏。這硃印截在那裏。閱卷的亦頗注意。看你筆性遲速。此刻打截的並不問。你也有好幾個只寫了一個題目。

一句句子都沒有。也有連題目都未寫打截的不能不打也只得埋埋虎虎在半頁之前打了一個印在上面就算卸職究屬非考秀才舉人那個肯來頂真與同寅爲難做頂死冤家呢可曉得十幾個捐班知搖頭大老爺如沛縣彭景蘿金匱縣馮世杰上海縣尙之敬丹徒柳陽鳳江陰談古岱山陽管汝安新陽褚潔身崇明真葆佩靖江孟賢孫昭文李瑚圖等你對我看我對你望不是搔鬚定是挖耳有個面孔漲得像血貢豬羶有個像猢猻屁股目定銅鈴顏如僵屍十八畫師畫弗像煞是可憐可笑初十那一天蘇州府三首縣事前早有成約彼此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將詩文草草完篇交了卷先出場或有別樣傳喚倘使綁在場面上堂上未免不快活反爲不妙求榮反尋何苦呢所以他三位好似同氣連枝的長洲史廷揚交了喜卷接連就是元和潘

王碩潘公方纔取拔照出籤在手吳縣姜太公已把卷子搶步上前

也交藩台親手收了。笑欣欣打了一個招呼，掣了一枝照出竹籤，趕緊一步奔到甬道上，彼此傳呼了。笑迷迷大搖大擺的出去，在儀門內恭候，只等開門與戈什哈握手閒談。此時已交午正三刻，撫台衙門本有子午例炮，三首縣交了卷，恰恰趕到儀門，而頭門外照牆裏亦恰恰放炮，好像接他們三人似的好算。無巧不成，書湯公看見已有人交卷，望下一看，乃是長元吳三首縣，暗暗點頭，稱讚能員。那東面坐的山陽管汝安江陰談古岱，看了三首縣繳卷出去那一陰一陽兩位寶貝，江山不保，性命難逃。昨夜三更來院，今日午正肚皮又是餓，身上又是冷，卷子上墨跡未留，蛔蟲不客氣，咕嚕咕嚕底亂嚷，真所謂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宵可丟官回陝西抱兒子吃大餅。這種無告的苦頭吃了何處？伸冤到未牌時候，他二人坐得上下肩，平日是同鄉，素來久慕大才的，料想今日等到康熙萬萬年也等不出半個西瓜，大字肚饑。

實在難熬也。顧不得什麼了。大家將身體移近一些。附耳低聲恐防他人聽了。難乎爲情。打了陝西土白商量了一回題目。不寫未免說瞧不起撫台。我門題目寫得好好的。我老子文章不做是不妨的。山陽江陰兩位賢令尹絕妙計策打定。就呵了凍硯說也奇怪老天也與他作難似的一只蒲扇大手五只蘿蔔大指握了一枝七寸班管捏了實心拳頭寫道之以政的道字被這凍墨拖住呵一筆化一筆一個道字足足寫了三個格子還在紅線以外北邊人身體長大連那寫的法書也長而且大凍筆更不由自主明明要寫道字寫成之後亦像迺字亦像達字陰陽二君宜兄宜弟難弟難兄只顧肚皮餓不顧面皮厚也學長元吳的法子交卷掣籤頭也不回二人一縷烟急望甬道大踏步如飛而至儀門高鳥脫籠猛虎離山心中又氣又喜又恨又慙愧長元吳見有二位早交卷同僚來了歡迎暢叙聊盡地主之誼不在

話。下堂上收卷朋友心是閒空。看有卷子自然要翻開來賞鑒賞鑒換換眼。光奇文欣讀先覩爲快。這是讀書人的積習。如是那裏曉得真是奇文一部。無掌天書蘇州人俗語笑殺夷亭王三一看他浮票上尊姓大名方知山陽管汝安江陰談古岱這一陰一陽正是太極圖玄機妙理都包涵在不言之中。這時官廚房按位送上熱湯暖碗麪各人一碗諺所謂饑不擇食大家均餓了故而一到手大家吃個精光大吉此時各人也有絡繹的交卷上來收卷官亦無暇翻閱了一手接卷一手掣籤申初時分命放頭排文武巡捕傳命出去三吹三打三炮高聲頭排出去二十餘人堂上三分中去其一分此時交卷者更多不多一刻接連又放二排到申末夕陽挂簷三排淨放收卷官送卷入內各歸衙門明日再來上院湯公入內閱卷如可情形且待下回分解。

評

篇首敘述蘇境吏治沿革，瞭如指掌。考試怪狀歷來章回小說中叙及者，頗少作者，獨能蘸筆伸紙，淋漓摹寫，將蒲留仙所謂如蜂如蟻之情形活躍紙上，可謂能手間及禪語，尤覺妙趣橫生。

民國初年亦會行所謂文官考試矣。聞友人言，其中怪狀不一，而足惜談者未詳。諒亦不過如本書中陰陽二寶貝而已。一部無字天書，可謂妙喻。

第十八回 交白卷知縣觸霉頭 泡綠茶堂倌開惡口

却說六十三州縣晉省面試，上燈時節，湯撫台獨自在簽押房批閱考卷。新年裏假手師爺以防內中無私有弊，湯撫台獨自在簽押房批閱考卷。新年裏借此消磨歲月，試卷中也有喬皇典麗，也有感慨蒼涼，也有借他酒杯澆自己塊壘，也有前不對後，文不着題，也有寥寥幾句敷衍塞責。看到山陽江陰兩

本好卷子。真是亦好氣亦好笑。不着一字。盡得風流。好算惜墨如金。看他寫的題目字。亦像篆隸。亦像鐘鼎。正所謂有目當共笑。看了一回。另外將兩卷擺開。看到有一卷。雖係凍墨筆致。飛舞並不爲楷法所拘。泥字字銀鉤鐵畫。句句抉腎剔肝。似范文正公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痼癢在抱。胞與爲懷。能將孔聖心腸一齊寫出。湯公久不覩此種妙文。朗聲高誦三復。斯篇翻出浮票。看是何人所作。乃卽坐在柵階口第一排第二位衣冠寒酸。面目黧黑之嘉定縣平湖進士陸稼書。陸隴其湯撫台把這卷推在案上。從頭至尾的看了兩三遍。一讀一擊節。歎爲得未曾有。卽定爲第一。以外各卷都看了。把名數自己用硃筆標題在卷子面上。一疊疊。自有值籤押房的當差的送於吏房寫榜。也與考書院無異。正月十五元宵佳節。那一班府縣都要看了榜。方始定心。請了訓。還任的還任。或乘便請幾日假歸里省。

親的省親掃墓的掃墓最可笑的那兩位陰陽先生的妙才他們倆自己也明白大高而不妙預備吃排頭丟紗帽元宵聲裏榜文高貼撫院照牆應試諸君統來看了列前第的欣欣回寓在下次的未免懷怨這是一定的道理十六日午前轅門上文武巡捕奉命翻閱號房底冊其餘各縣飭卽各各回任母荒厥政單傳嘉定山陽江陰三縣花廳面諭文武巡捕一翻底簿曉得陸隴其寓在查家橋高陞小客棧山陽縣管汝安江陰縣談古岱同寓在長春巷山陝會館知了他三位寓所隨卽分頭去傳請文巡捕林魁至查家橋去武巡捕閔國樑至長春巷去林魁走到高陞小客棧說也可憐這爿小客棧不是仕官行臺簡直是江湖乞丐棲流所一只竹檯櫈三塊硬閣松板一條被頭薄薄像張粉皮如何熬得寒宵林魁興陸知縣招呼了陸知縣含笑作揖說聲慙愧拍拍板舖請林公坐下林公一面客氣看看實因骯髒不過

卽立在牕前。說我們自己人不用客套。恭賀貴縣名列第一。此刻奉憲臺大人之命。卽請貴縣上轅。大約有話商量。陸稼書得知名列榜首。自然色喜。人情大抵若斯。自己雖未看榜。諒巡捕來賀。決不謊說。且撫台特命巡捕來傳。必有事故。當卽謙遜幾句。聊整袍帽。跟了文巡捕。卽出店門。好在查家橋之東。不過一二百步路。望得出撫轅。左右甚近。一走就到門房裏。挂了號。不必落官廳候。傳文巡捕略爲客氣。匆匆在前。陸稼書緊緊隨後。過儀門。穿大堂。直達內花廳。揭起暖帘。湯公坐在坑床上。見嘉定陸知縣進來。笑逐顏開。要待立起。而陸稼書搶步上前。請安。不迭。湯公並不賣大。乘勢扶起。回禮招手。延坐。陸知縣正欲謙讓。謝坐。武巡捕閔國樑。領引了山陽知縣管汝安。江陰知縣談古岱。兩個海寶貝。亦高揭暖帘而入。但見他二人蹲倒頭。曲轉腰臉。漲通紅。趨步上前。至坑沿側連連打千。也沒有看清湯撫台。管汝安對準陸。

稼書叩頭。他誤認是湯大人，弄得陸知縣忙避不及，退至屏風背後，引得閔國樑抿嘴大笑。湯撫台暫按怒氣，勉强伸手招呼他兩人一旁坐下。兩人做賊心虛，吃屎面孔，那裏敢坐？彎身諾諾，拱手侍立。新年初春，天氣嚴寒，他二人額角上汗出如漿，竟與暑伏無異。湯撫台一想，他二人果然不應與他坐位，但是他二人此刻不坐，回頭轉去一看，屏風旁的陸稼書也不肯坐了。姑且放下歡容，說三位貴縣一同坐下。有事可談，管汝安先謝了，坐尖起屁股，搭在靠右一邊的末一位椅上。坐了一只角角，一個頭頸幾乎垂至胸前，談古岱看見管汝安已坐，也告罪一聲，仿他好樣，在左邊靠柱末一位坐了。湯公坐在坑上，望下來，竟像一對石獅子。在那裏生病，陸知縣從屏風邊轉到庭柱口，管汝安背後，椅上斜身坐了，聽差照例送茶。這是衙門內會客應有的老規矩，書中不提，少停片刻，湯公對山陽知縣道：貴縣好文才，惜墨如金。

好容易賞光竟肯將題目寫出。貴縣從幼讀過幾年書，倒要請教乞道其詳。本院作事核實，幸勿虛語。管汝安聽了這話，滿身抖擣，險幾乎椅上跌下來。回答不出什麼，連連種樹。正在問管汝安的當兒，那左首的談老三嚇得如雷擊項牙齒，亂戰身體，搖搖不定，椅子戛戛作響。旁邊坐的陸知縣被他一帶動，若在輕薄的人，必要嘲笑他。陸稼書是道學先生，存心仁厚，倒代他擔憂。不知今日爲了何事，恐怕到如此田步，或者必有別項過處，亦未可知。故而代他倆非常難過。低頭不語。湯撫台見他二人這般模樣，賊頭狗腦可見。平日爲官一定颟顸，從事如何，臨民大加申斥了一番，罵得他二人垂頭喪氣。閉口無言，令他回去速辦交代，另委賢員接任。端茶途客留住。陸公山陽、江陰兩員上來，打了一個千，遞出花廳抱頭鼠竄各歸。本縣端正捲鋪蓋吃泡飯，抱小團去了。不提。湯撫台見管談二人已去，怒容漸退，改作笑顏，招陸

知縣升炕。稼書照例謙遜，不敢越分，再三推辭，也非所宜。恭敬不如從命，好在別無他客。陸稼書走近坑床，在下首一面坑沿上斜轉身子，似坐非坐的恭聆撫憲台諭。這是下屬對於上司應當如此規矩，總差重行送上熱茶湯。公笑逐顏開的大加獎勵了一番。陸公受寵若驚，愧不敢承。湯撫台再問起嘉定風土人情，陸知縣一件件一樁樁明白回答。若數家珍，地方上應除的悉數除去，應興應辦的視力而作。撫憲點頭稱是，譽不絕口。歎曰：「如君爲知縣，真不愧知縣二字。」若山陽江陰可謂陰弗管，陽弗牧，再成什麼東西？陸稼書看看時候已近向午，請訓告退，臨行撫憲握手謂之曰：「縣中地方上事便宜而行，倘有勢惡土豪不守王法，硬干訟事，隨時來院稟。知劇除盡淨爲是。」陸公奉命出院，一直踱過查家橋到高陞小客棧裏，略坐片刻，算清房飯錢，可憐一主一僕行李蕭條，極像明朝海瑞海紅主人，則破帽殘衫，僕人則蒲

鞋竹擔路上行人必以爲他們倆是鄉間出來的貧民那裏曉得是現任縣尊他二人一路看看省城的鬧熱六街三市店鋪林立鱗次櫛比烟火万家富庶氣象滿目繁華況且落燈時節猶有幾分新年景色緩步行來不覺已到胥門萬年橋萬人渡口僕人歇了擔子走到貝大有醬園水碼頭望嘉定航船向來嘉定航船一來一往有兩隻現在因爲生意清淡歸并一隻了逢雙到蘇今朝恰恰正月十七是個單日陸先生不見航船僕人又從水碼頭走上来告知情形陸先生倒是一悶這便如何是好且在萬年橋對橋脚萬年春茶樓沿門泡一碗吃茶歇歇腳接接力再作計較二人坐定下來早有茶博士過來用抹布揩了一揩桌椅問泡什麼茶陸公說隨意那堂倌是江北人老蘇州老油膩聽說隨意一看陸公又似鄉下阿曲并且吃吃頭檯茶明欺他是個曲辯子頓時出口罵人說紅是紅綠是綠君眉是君眉兩前是

雨前隨便拿茶館裏的茶一齊泡上來。你這老甲魚阿是黃土橋初上來吃過歇茶麼？陸公被他罵了一頓，自知說得理屈，隨便二字囫圇吞叫。他是難泡的，等他罵停了嘴，接口道：泡一碗綠茶罷。那堂倌也不作答，眨了一個白眼，遂伸長頸頸子，提高聲音朗朗打起調門喊過去：君眉一碗，個少停一手。拿了一只金華木面桶，一塊高麗布青破手巾擋在面桶沿，一只手拿了一碗茶，兩只空茶杯對他主僕面前一擺，然後再到煤爐上拾了一把大銅吊。走過來，冲了兩碗茶，陸公洗了一洗手，正待捧起茶碗喝一口，潤潤喉嚨，暗想蘇州城裏的茶博士竟如此蠻橫肆無忌憚，忽聽得當頭樓窗口一片聲喧，帶哭帶罵，沸翻盈天似有幾個婦女聲音在裏頭，沿窗口拋將碗蓋下來，水跡淋漓，正滴在陸公身上帽子邊，亦濕透了。只見無數閒人脚步奔忙，一齊趕上扶梯，樓上抬櫈，推翻亂打，亂嚷。陸公滿身茶水，門外看客擁進不知。

到底爲着何事。陸公主僕二人若何情形，且待下回詳解。

評

陸公以文筆邀榮管談，以白卷遭譴，一賞一罰黑白分明。

叔州澆風以衣飾美惡爲謙驕之標準，陸公布衣敝冠蕭然自適，在不知者鮮不目爲鄉曲士大夫。且然又遑論區區茶博士哉！文筆狀其儉惡口吻，維妙維肖。

爲民父母而能菲衣惡食，既極難能矣。及茶博士咻咻相向犯而不校一笑置之，尤可見其恢闊之度。

第十九回 勸相打陸知縣受辱 講斤頭馮地保留情

話說萬年春茶館樓上，忽地裏相打飛盆擲碗，大哭小喊鬧得不亦樂乎。一班游手好閒日裏吃太陽夜裏吃月亮的朋友，趁此機會，一齊擁上樓來。人

聲嘈雜。陸公主僕亦立了起來。望樓梯看不曉得所爲何事。七言八語。樓梯擁擠不堪。亦有貪小利茶客一遇相打。局頭趁此推託逃走。茶鈿不還。就此夏侯惇明朝會。這是蘇州老茶館裏。茶館檜頭的老規矩。既然茶客要溜之云乎。何以堂倌不喊住叫他還鈔呢。內中也有一個道理。因爲這班人都是地方上的老弟兄。橫豎停停好向動手打相打的總算帳。非但當日的合茶館茶鈔敲碎的碗蓋打壞的烟袋。枮櫈面桶。一古腦兒少停停結帳。統歸在打相打的身上。卽是不過敲碎了一只碗。費心他要把從前連自己打碎的茶碗碗底碗蓋一齊拿出來算你的帳。所以茶館內老規矩。一等喉嚨響動手動腳。這班老茶客就此弗客氣。照牌頭今朝陸公主僕難得到蘇州來。適逢其會。看見打架情形。陸先生是本性和平的。最恨的是不講理。現在見了此等事。不免插身其閒。走上樓來。問問爲何情形。那相打的人。都是胥門棗。

市一帶的流氓嘴裏三句說話倒有兩句罵人。他們看看陸公像個村夫子模樣又非是本地口音面孔又不熟。獸頭獸腦故而出言不遜把他衝撞了幾句。陸公悶氣吞聲自己怪自己多事正欲想下樓來與僕入挑了行李進城再住一夜客棧明日等航船抵碼頭方可動身回嘉定忽見樓梯上湧上一羣少年腳聲如潮嘴裏亂嚷。勦吵。勦吵。打勦打勦打大家住手有話好說有屁好放。陳阿爺來哉。馮相公來哉。只見一羣少年簇擁一個年約四十八九歲的員外打扮。一個年約三十六七歲的公役打扮。陸公一想此兩人必定是前來決斷的。我左右無事不免看看子細亦是探聽風土查訪民情的資料。所以打定主意不動脚下樓就軋在人叢中靜觀竊聽那前樓打架的也有人勸開幾個動手的都是扯得衣碎髮亂滿臉紅漲帽子也丢了頭上的熱氣一縷一縷直冲起來好像饅頭蒸籠惡狠狠猶是磨拳搥袖口中別無。

話說獨贍罵人這邊也是罵那邊也是罵罵得陸公暗暗好笑究竟爲着何事看了半天未曾知曉聽了半日亦未能明白只聽那三十六七的那人開口道今朝新年新歲何不快快活活偏要打得頭開既然請我們到來速將前後情形告訴清楚話猶未畢只見前樓走來一個二十餘歲的人恭恭敬敬對那馮相公一揖立在他面前氣急敗壞的訴說道小人在年初三到申衙前沈繼賢太爺府賭錢一連十日輸去三百七十餘兩銀子在初五那一夜小人贏了九十多兩說至此右手一指前樓的那少年道潘阿根一同去賭他那夜輸乾淨了身邊分文沒有要想翻本我與阿根素來認識原是賭友他見我贏了百兩紋銀問我借去三十五兩原約十四歸清加利五兩共計四十兩到了十四小人出城來向阿根取討他避而不面到他家裏上廟不見土地菩薩一個鐵將軍把門小人連日贏了這三四十兩銀子朋友面

上緩幾日還我儘不妨事。此刻我又輸光大吉。自然要問他討還自己想再到沈太爺府上去翻本。今朝出城來恰巧在城門口碰見扯他到萬年春來吃茶。開口問他要錢誰想他非惟不還教我拿出借票來。馮相公你想在賭場裏衣袖管裏暫移的錢那裏有寫借票的道理。雖是借款總有憑據收條但是賭場裏白相人借移全憑一個信字。牙齒當階石誰料阿根不要臉就此讀賴譜馮相你去想天下有此情理我肯放他過門麼。馮地保張開三角眼對他看了一看。閒話少說。你姓甚名誰住居何處。那少年答道我姓楊小名四知住在閨門吳趨坊蘊思橋做帳竿竹旱煙袋生意那馮地保道你楊四知的說話曉得了但是。一面之詞不足爲憑。高喚潘阿根潘阿根聽得本皂役現在死了所以馮地保是一向認識他的。此時潘阿根聽得馮相喊他。

滿心歡喜意謂護身符到了隨卽拔步如飛的奔到後樓來與陳書辦太爺點了一點頭馮地保卽把借錢是否果有其事申衙前沈家賭錢輸贏如何潘阿根推託乾乾淨淨且說楊四知問他借過五十兩銀子已有三年多本利弗清今朝問他討討利息反而動手打人出口罵人馮相你明白人天下世界有此種道理麼馮地保聽了潘阿根一番說話斜轉三角眼回過頭去對楊四知看了冷笑幾聲鼻子裏哼哼作響道出色你又說他借你四十兩他又說你借他五十兩到底誰借誰的銀子我姓馮的又不是中保當時又不曾看見你們過付這件事情真叫包龍圖況青天活轉來恐怕也斷不清楚據我說起來楊四知也不是好人潘阿根也不是戶頭公有公理婆有婆理既然你們來請我出來勸開一句從今以後作爲叫開瓜葛誰碰着誰再也不許提起誰借銀子朋友原是好朋友大家不必懷恨船頭有相

逢。之。日。好。軋。末。仍。舊。吃。茶。吃。酒。弗。好。軋。客。客。氣。氣。各。走。各。的。千。秋。路。陳。老。相。
個。句。閒。話。聽。得。進。麼。我。姓。馮。的。弗。助。和。尙。弗。幫。道。士。潘。阿。根。你。聽。得。進。嗎。潘。
阿。根。一。口。答。應。姓。馮。的。也。不。把。這。話。問。楊。四。知。卽。連。下。來。道。既。然。如。此。甚。好。
甚。好。你。不。問。楊。四。知。討。五。十。兩。楊。四。知。也。決。不。能。再。問。你。潘。阿。根。來。糾。纏。了。
說。開。算。數。就。是。大。家。吃。茶。大。家。吃。茶。千。弗。好。萬。弗。好。你。們。才。好。獨。有。我。姓。馮。
的。弗。好。說。完。哈。哈。大。笑。各。茶。館。的。人。拍。手。的。拍。手。跳。脚。的。跳。脚。齊。聲。和。調。響。
震。屋。瓦。彷。彿。春。雷。震。耳。此。時。楊。四。知。的。神。氣。急。得。幾。乎。要。哭。出。來。潘。阿。根。嬉。
皮。滑。臉。得。意。洋。洋。兩。只。脚。躲。在。長。櫈。上。手。裏。拿。自。己。的。辮。子。梢。在。指。頭。尖。上。
亂。轉。嘴。角。裏。合。脣。噓。噓。的。吹。孟。姜。女。尋。夫。陸。稼。書。先。生。立。在。人。羣。裏。看。得。
明。明。白。白。聽。得。清。清。爽。爽。楊。四。知。借。銀。子。與。潘。阿。根。雖。在。賭。場。裏。私。相。授。受。
無。人。見。證。是。極。不。該。應。然。觀。其。情。形。這。四。十。兩。銀。子。確。有。其。事。而。潘。阿。根。之。

五十兩一定。是反誑無中生有的況且楊四知住在申衙前到城外來討錢。馮地保是胥門之地保潘阿根去叫來迪同一氣察其原委名爲勸和實爲惡霸蘇州乃省城繁盛之區何容有賭窟害人方纔聽得這賭場沈繼賢沈繼賢三字好生耳熟不免待下官探聽探聽能得除去賭窟爲地方上滅脫害人之事亦不虛此一行陸先生打定主意翻身走落扶梯走至沿街靠欄杆方纔吃茶那隻椅子上坐下僕人叫應了行李鋪程仍擺在桌邊此時茶館中閒人亦絡繹退清人聲亦靜陸先生意欲探聽申衙前賭窟望茶堂裏一看無巧不成書恰巧左側一隻桌上坐了三個中年人都市雄糾糾氣昂昂精神抖擻興高采烈的在那裏高談闊論白虎連三三伏一大跳開出來一個青龍王阿狗一擋攤搖官換子五個人結帳下來擋裏輸一千二三百兩銀子正在說得起勁的當兒又走進來一個似下色人模樣頭戴青氈笠。

身着短綿襖領鈕攤開元色布褲。紫花布鞋子。口操本地音。走到那左首。一
只桌上隨便坐下來。喝了一杯茶。接講申衙前沈家賭台采花六百兩還弗
及白塔子巷施家采花。一夜采花連房工小頭一千多兩。四人講的皆是賭。
經陸先生是有心的。等他四人說話之間。略爲鬆懈之際。乘閒笑微微說半
湖口音南路話。請問申衙前在那裏。沈繼賢是何等樣人。何以名聲普普蘇
州賭場如何規矩。至少有幾化本錢可去出手。那四人都對陸公上下身打
量了一回。像個秀才形景。不像賭客。又聽他問得賭經入細。又是南路聲音。
湖州是絲繭綢緞出產地處。鄉下亦多富戶。不可衣帽取人。他既問得賭場規
矩。或者此老新年到蘇來。張親眷。望朋友帶了銀子。想來白相。相亦未可知。
做些輸贏。人不可貌相。看他雖然寒酸讀書人打扮。金錢不是著在身上。的或者比較身上十兩頭屋裏火石榴的空心老官好得多。內中有一個紫

棠色招耳朵香山口音的答道。老先生尊姓陸公。呼腰半立笑答。敝姓鈕。那招耳朵一聽湖州姓鈕怕人山水勝於蘇州姓宋姓顧隨卽問道鈕先生你阿歡喜白相相。陸公趁勢間起申衙前沈家賭場情形。那招耳朵把頭一蹲舌頭一伸右手大拇指一蹠將沈繼賢罪惡一齊說出不知陸知縣審出什麼事來且聽下回分解。

評

茶樓爲五方雜聚之處。形形色色皆研究社會情形者之好資料也。陸公廁身其間遂發見無窮隱秘。

公門胥吏惡毒甚於楔淪徇私也貪利也均爲彼輩必守之成例文中寫馮地保庇護潘阿根雖無一語直敘而意在言外讀者自能知之作小說者必知乎此而後有含蘊之妙。

蘇臺言語腴軟清麗爲全國冠作者隨手拈來皆作妙諦可以知其爲老蘇州也

第二十回 遇幫閒親訪賭場 打白虎大贏籌碼

却說陸稼書在萬年春啜茗聽得因賭而打架有人大講賭經就此探問情形那招耳朵茶客誤認陸知縣爲湖州鈕鄉紳同族意必鄉間有錢富戶欲想引入賭場所以一聽鈕老老問起沈繼賢他就竭力揄揚說得沈繼賢家產如何富手段如何闊交際如何廣妻妾婢僕清客閒漢如何多天花亂墜寶雨纘紛陸公聽了含笑點頭裝出狠歡喜的神氣那招耳朵看姓鈕的老老有些入彀的形狀遂問道鈕老相公可高興進城去看看蘇州沈家的場面看得高興還可以白相兩記橫豎這邊場子裏隨便什麼都有只要你大老官有銀子無論什麼都辦得到就是殺了人也只要求沈繼賢一句閒話

康熙皇帝弗在心中湯撫台如此清廉也困在半夜裏夢中一些風聞也不知就是現在嘉定縣陸稼書調到吳縣來恐怕亦不能查訪大大小小廿八頭衙門新新舊舊九十九家紳戶那一處不與聯絡單單瞞了一個豆腐湯朋友這叫瞞上弗瞞下鉉老伯伯你老人家高興的白相相我小南京可以奉陪陸公聽他如此說得沈家利害湯公被他瞞過爲害地方不淺今日正值無事不妨跟只閒漢進城去看看究竟屬若何光景想定念頭卽對僕人附耳說了幾句僕人隨手挑了行李出萬年春店門一直上萬年橋進城去了陸公看不見了挑擔的回轉身來笑微微對招耳朵道好了打發他先進城我們今日可以暢遊了尙未請教閣下尊姓大名那招耳朵道慙愧慙愧晚輩南京出身從小跟娘住在胥門皇亭頭專門幫幫閑扯扯牌頭日裏吃吃太陽夜裏吃吃月亮別人叫我小南京陸公聽了扯扯牌頭這一句話倒有些

不明白上文有幫幫閑三個字諒必也是幫閑之意也不便再問自己摸出四文錢來還了茶鈔也與他桌上兩個茶還了八文坐在桌上的人都說聲謝另有一個暢胸的少年對小南京道你今朝好過門哉小南京一笑一跳先走錘相公一同走罷此時陸公腹中着實有些饑餓走出茶館過了萬年橋進城一直過來遠橋臬台衙門前好不鬧勢陸公見一家小飯店扯小南京一同進去吃了飯請他吃了一斤酒付鈔出飯店過臬台衙門棋杆下有兩塊五尺高二尺闊的木漆牌上寫訪拿貪官污吏剪除勢惡土豪陸公看了暗想這兩塊木牌明明欺人貪官污吏幾是訪擊勢惡土豪何曾翦除可歎可歎一路看看風景小南京領了他轉灣走養橋持太平橋慈悲橋水濱粉橋轉灣就是中衛前一個極大的水磨竹絲六扇高大牆門方方一塊照牆空地這空地上歇滿賣糖擔賣油荳腐的各種擔子不少軋得挨挨擠擠

彷彿神廟前演戲酬神門前竟其成市也有驢子也有轎子也有高頭白馬實似人家大喜慶一般惟六扇竹絲牆門關閉得緊騰騰出進的無數人都在上首一個石庫門內小南京回轉頭來呼聲錙老相此地此地到哉到哉陸先生點頭會意走緊一步跟了小南京在人叢中軋進石庫門只見狠長狠長的一條備弄備弄內出來的人都是手捧銀兩與牙簽籌進去的人各與出來的人招呼極似朋友熟識模樣小南京也不住口的招呼人約摸走了有五六重房廊轉了一兩個彎小南京謂陸公曰錚老相你看看沈府上的房屋進深麼將要到了陸公口中答應心裏狠是納罕再過了一個小花園在牆上另闢一個月洞門月洞門是圓式的兩扇珊瑚飛金門上有磨細方磚雕出蕉葉式的一塊小橫額題上寒玉二字下款董其昌這月洞外有五六人把守一見小南京即便招呼小南京走到了月洞門外立定了含笑

對陸公曰。鉗老相發財。恭喜恭喜。請你進去。大得其意。說罷。那門外的人。把月洞門一開。陸公也不問所以。料想其中必定卽是賭場了。陸公挨進月洞門。那門隨卽關好。一望前邊是一只七開間的大廳。庭心裏都是些吃食小擁子。也有竹籃。託在手中。挾在臂彎。頂在頭上的。來來往往。却復不少。竟與會場節場戲場無異。只見大廳上東也圍攏一堆人。西也圍聚一堆人。七間廳屋。間間聚攏。一簇人頭在那裏。陸公走到人堆裏。要看是賭什麼。再也擠不上。人雖衆多。聲音却是寂靜。只聽得有一人。朗聲似唱。又似說白。熱落。落阿來。嚦。不要開唱道。亮。又亮哉。梅花一朵落地。個青龍對門。白虎個出進。浪向起身。個龍脚浪向帶角。個甘兩頭浪。哈個甘兩要。贏足百個。其聲清脆。一抬上把牙籌上去。換銀天平。砝碼掂斤播兩。狠爲公平。與錢鋪子裏無異。聽他唱了一陣。只見有幾個。軋出來。手裏拿了無數象牙短籌。走至沿窗。另

陸公立在天平旁邊，冷眼看持籌來兌銀的人，也絡繹不斷。這牙籌一面是鐫刻花草，一面鐫刻申字，或沈字、賢字，不等看了半天，實在莫明其妙。自出母胎，未曾見過。想起孔子入太廟，每事問君子，不恥下問。林和靖謂天下到處皆學問，學問要問，必須問不正那裏會曉得？正在想間，忽見有一個人空手走來，攏了長湘妃竹旱煙管。陸先生上去打了招呼，請問他賭場規矩籌碼兌銀的情形。那人一看，陸公極像一個鄉下曲辯子，又是南路口音，所以是一是二的告訴他。明白押牌九一兩銀子，贏一兩押攤寶，一兩贏二兩八錢，這牙籌五兩起碼，一千兩爲止。莊家贏了一擣頭，如輸了，把銀子一兩一兩的配出來，豈不周折？所以配牙籌，賭客取了籌，可以到兌換處來兌現。銀絲厘不缺。今朝弗兌康熙三百年來兌，也不妨。此地沈繼賢的籌碼藩台國庫裏都好兌。擺廿四個枕頭，瞓覺也不要緊。陸公聽了，想道：今朝難得。

到此不免待我照他說法也軋上去賭他一賭輸去了也不妨事若然贏了我可以拿此牙籌直稟撫憲作爲鐵證方纔在茶館裏聽那小南京說蘇州廿八頭衙門處與處沈家通關節獨瞞撫憲一人湯公嫉惡如仇被下屬矇蔽教他如何能覺今日天假奇緣嘉定航船不開幾回曲折有這幫閒人小南京會引領我到這里親知灼見待我拿得證據稟聞撫憲爲民除害方爲正道念頭想定一摸身邊却有六七兩銀子何以陸窮鬼身邊有起銀子來呢這是他的動身盤川陸公身邊有六七兩銀子也是難得的希奇事體閒文休贅書歸正傳他走到東首一叢人稀少些的枱子上此台上適逢上局輸了結帳現在剛正亮攤陸公靠近上首枱角白虎門上搖官亮了三盃卽有人絡絡圍上來將陸光生困在垓心他是要牙籌來作證據的並不是想贏錢你想陸老伯伯道學先生肯賭錢麼今日此來也是沈繼賢一班賭棍

淫賊合當。有事死日臨頭，故而鬼使神差，無形無蹤。陸稼書來會到此，賭錢取去。真實憑證，踏破確切。坤盤他摸了二三兩碎銀在手中，也不知押在那一門也。不知何爲白虎，何爲青龍？管他東西南北立在近處，就押在近處。一門罷，開開盆子來，恰正白虎。又押陸先生是不懂多少，配了他。凡自未知。第二盆開出來，又是白虎莊家再配牙籌。他又不動，仍舊一堆大小牙籌，連第一次的本錢都堆在白虎門上。別做賭客看！他鄉曲倒像一個老賭鬼，等到第三盆唱出來，梅花一對落地個。又是白虎三連響。這一配，連本帶利，有四五百兩銀子。莊子停盆，取骰子。陸先生見連贏三次，也不再押，取了籌碼，袋在身邊，挨出人叢中去。也不到沿窗兒現銀，四邊再看了一看，子細走出天井。那庭心裏吃雜食的人真不少，甜甜鹹鹹都有。陸公走至月洞門，自有守門的看。你要出去的形狀，他就把珊瑚漆門一扯。陸公纔出月洞門，南京。

已在洞門口歡天喜地的迎接上來說恭喜恭喜鈕老相發財發財陸公倒又一大希奇問小南京道我在裏頭賭錢你在外邊何以得知小南京笑道這裏風聲極靈莫說卽在賭場中事體就是大小衙門裏打個涕放個屁都會得知陸公聽了一怔口中假說如此利害小南京道不利害不成爲沈繼賢一頭說一頭跟他走陸公明白了他會說日裏吃太陽夜裏吃月亮他是幫閒慣的今朝引領我到此間得了贏錢無非想幾文好處隨卽興了一枝二十兩銀子的牙籌那小南京快活得什麼似的千多萬謝約鈕老相明朝仍在萬年春聚會千萬叮嚀而別陸公緩步問信踱至胥門來尋高陞客棧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評

陸公一路與小南京閒談問者有心答者無意一經挑逗情形畢顯作者

寫其漸漸入港之致無語不肖

以湯撫台之賢而沈姓賭窟猶爲所朦蔽而不知甚矣爲民牧者之不易也。

門戶重重亭臺歷歷寫沈繼賢家自是豪富不凡『沈某的籌碼連藩台國庫都可兌』小南京兩語道盡其聲勢煊赫之致

陸公素不知賭而爲取證計不得不下注此類情形正不易寫

附金匱錢梅溪「泳」履園叢話一則

國初蘇州大猾有施商餘袁槐客沈繼賢吳縣光福鎮則有徐掌明俱攬據要津與巡撫兩司一府三縣聲息相通魚肉鄉里人人側目太傅金之俊歸田後屢受施商餘之侮至患膈症而歿施下鄉遇雨停舟某船坊內主人延之登岸盛饌款留施見其家有兵器遂挽他人以私藏軍器報縣

拘查。施佯爲之解救。事得釋。曰以此報德。而其人不知也。再三感謝。餽之銀不受。適鯇魚新出覓一擔送施。以爲奇貨。施卽命其人自挑至廚下。但見鯇魚已滿廚矣。又見一銀匠妻貌美。曰此婦眼最俏。匠聞之。以石灰瞎妻眼。恐其計奪也。其勢燄如此。後金太傅門生某者。來官江蘇。臬使聞其名。百般羅織。杖斃之。沉其尸於胥江。沈繼賢嘗與人鬪牌。被人誤捉。一張沈曰。我之牌誰敢捉。其人曰。捉爾何害。沈喚家人耳語。少頃。縣差捉其人去。其人恚曰。犯何法而捉我。沈笑曰。捉爾何害。關諸刑房三晝夜。備受苦楚。又一勢家款客。沈上坐。有一少年至。向沈一拱。滿堂駭然。責少年。少年曰。我不認得沈繼賢。何妨乎。未幾。少年被盜攀害。下縣獄。其父兄以五百金求沈解救。得脫。踵門叩謝。沈曰。此事乃余討情。以五百金還之。少年懇受不從。感激無地。叩首不已。沈笑曰。如今是認得沈繼賢了。少年始恍然。

以致吳中有一俗語。得罪了你。又不是得罪沈繼賢。怕什麼。亦可想見其爲人矣。後被巡撫湯文正公杖斃於玄妙觀三清殿下。暴尸七日。滿城稱快。徐掌明住光福鎮。與崑山徐狀元聯譜。勢可炙人。諺云長吳兩縣印不及掌明一封信。嘗與至戚黃振生有隙。令人毆死村農。扛屍至黃門。如張員外殺王德保。正詐周羽故事。訐訟十三年。至康熙二十二年。制台王公新命斷結。辦徐掌明發遣。尋以逃歸論死。其子名遜。如扮強盜入孫氏室。姦污其婦女。以洩舊憤。一婦被奸時。摸盜手有六指。知爲掌明子。案破立斬。掌明之父亦被湖寇赤腳張三餘黨斫死。三代不得首邱。殆所謂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耶。袁槐客死後。其子流落爲盜。問立斬。亦天報也。

第二十一回 賢令尹竟得色彩棧房主細說根由

却說陸稼書改姓鈕。跟小南京到申衙前沈家賭場。押攤寶贏了三百餘兩。

銀子帶了籌碼。回到查家橋高陞小客棧。僕人迎接進去。開棧房老板見客人去而復來。格外歡迎。早已問過陸僕。曉得航船未開。又有一夜生意。陸公走進房間。坐下來。滿肚皮尋思。申衙前在吳縣衙門左近。料必歸吳縣管轄。聽賭徒說城內城外二十八頭衙門。頭頭衙門中人。與沈繼賢往來。此人有此聲勢手段。決非等閒之輩。所瞞者不過一個撫臺。湯公聲名被他玷污。不少此時得有真憑實據。若不密告湯公。未免有負一番栽培之德。又想吳縣姜霞初平日與我無仇。倘使被我密告。他地方上有偌大賭窟。一旦巡撫得知。難保不丟官問罪。若光見姜公與之說明。同他兩人出首畫虎畫龍。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萬一走漏風聲。賭場暫停。俟巡撫去查。渺無形跡。豈不是我之多事。非但無功。反而加罪。欺弄上峯。罪名非淺。故而坐在榻上。神志寂寞。定睛發呆。不言不語。廻腸如轆轤般的旋轉。這又不是那。又不是繼而。

想着了我與姜公雖屬同僚而同爲朝廷命官食君之祿忠君之事如姜公爲官清正此賭場事並無關節儘可原諒若得賄包蔽則未免辜負君恩治民反而害民但是我初到蘇州究不知姜霞初平日官聲如何且一問此地開客棧主人即可分曉陸公想定念頭霍地裏立起來喚僕人呂貴呂貴請問有何分付陸公對呂貴道你快快到外邊去請高陞主人房間裏來我有事託他教他一人進來呂貴答應出去不多片刻棧房主胡禮圖一步三跳進來含笑對陸公道老相公啥事體阿有啥見教陸公笑微微答道開翁這俚來請坐小事談談那胡老板就坐在床沿前一只方骨牌櫈上陸公坐在板鋪上我今朝欲乘航船歸去不巧航船未來所以重來住一夜我實在獨自無聊特來請你進來閒談閒談破破寂寥且請教你現在蘇州的縣官那一位聲名最好缺分最優進款最豐申衙前一帶是歸那一縣管轄老板你

久住蘇州必能深知其細。乞道其詳。這位胡禮圖先生近處。綽號叫他七步。
查。又叫百有份。平生素性。頂喜歡管閒帳。善於弄攤手講。張三日弗嘴酸。四
夜弗口乾的長舌根。說話祖師今朝有人請教。他閒談正是酒罷到紹興中
了區區的下懷。遂接口笑道。老相公條阿是要問蘇州地方官情形。並非誇
口。我來一椿一椿的奉稟。你老人家聽。還是粗講呢。還是細講。陸公笑道。何
謂粗講。何謂細講。胡老板也笑道。粗講了表一過。貓頭上一扯。狗頭上一抓。
說東忘西。說南忘北。細講則末。有一得一從頭至尾。原原本本賽比吳鐵口。
算命班班可考。句句可證。陸公笑道。這就請教。相煩細講罷。胡老板道。老相
公。你問申衛前。乃是吳縣管轄。說起吳縣地方極其廣闊。一年上忙下忙。田
糧非同小可。這筆進款是份內應得的。倒也不必提起。他你老人家說的申
衛前。那申衛前。有一個大進帳。真是勝過沈萬三的聚寶盆。我想沈萬三的。

聚寶盆還要有銀子放了下去方始益裏有銀子生出來這沈繼賢的搖寶盆不必放銀子在裏頭而銀子日夜搖弗完明朝姓沈的有聚寶盆清朝姓沈的有搖寶盆陸公聽了沈繼賢搖寶盆心中暗暗明白他場裏的牙籌還在我身邊呢胡老板鼻子管哼了一哼老相公說着這申衙前沈繼賢神通廣大手段活潑心思刁惡產業充足爪牙密佈妻妾羅列僮僕如雲真正食前方丈堂上一呼階下百諾出身本是藩台房庫後來巴結官紳與一班大奸大猾袁槐客徐掌明施商餘等連絡一氣結拜弟兄四人你商我量如同一人倘使碰着患難之處四家頭打通銀子儘管用即使弄出人性命俗語說得好天大個官司只要地大個銀子有了銀子擋頭再怕什麼呢所以他四個老爺人性命看得如同兒戲弄殺個巴人比子殺一只狗還要看得輕因此上人人側目個個搖頭那個再敢吃了豹子膽去捋他虎鬚有一椿頂

項詫異事體。待在下來細細的講與你老先生聽。恐怕你老人家聽了。也要怒髮衝冠呢。去年三月初頭清明時節。豔陽天氣。正是桃紅柳綠。翩翩團扇緩緩羅裙。白衿青衫。仕女嬉春陌上。虎邱山塘簫鼓畫船。萬人空巷。好不熱鬧。施商餘也叫了一只六門旗檜燈舫。約了城裏幾位有名的鄉紳。都是彭宋潘韓公子爺。船過南北濠。就在幾家堂子裏出條子。叫了十幾個婊子。如花如玉。嬝嬝婷婷。彈絲吹竹。蕩山塘。這只船一路在山塘七里湖裏。打招搖來。搖去。搖船朋友個個年輕力壯。小夥子三出跳雙點篙。一只船好像一條彩龍。兩岸看的閒人自然拍手喝彩。叫好。施商餘左擁右抱。真是一個活神仙。岸上的人那個不羨慕。後來這只船打了一泡。抬停在野芳浜吃飯。猜拳唱曲。閒人看見施商餘在船艙裏。那個不認得。他就有不認得他尊容。聞其大名。也要過來瞻仰。瞻仰。丰采恰恰。有一家住東城臨頓路潘儒巷口。開

銀匠店的正月裏爲大兒子討了新婦，小人家討新婦不容易，老夫妻自然快活。這一日合家歡，老銀匠領了老家婆、大兒子、新婦也雇了一只小船出來遊賞春光，作樂作樂，也隨衆照例山塘湖裏打了幾個招進浜停船吃飯，巧不巧恰巧船碰船，這只老銀匠的船停在施商餘的船並肩。春三月遊春船四面船窗一齊卸落，那施商餘懷中抱了兩個粉頭，正在說笑。老銀匠新婦也打扮得花花綠綠，不應該對他嫣然一笑。一陣風來吹過，粉花香施商餘聞着花粉香，掉轉頭來，正見那銀匠新婦老相公，你想這施商餘還不是殺不可赦麼？馬上色膽如天，不避耳目，在千人百眼時候，竟其伸手過船艙照準那新婦面孔摸來。新婦不提防，被他一摸，嚇得臉漲通紅，嗚嗚咽咽的哭起來了。那老太婆自然拔出嘴來就罵他的丈夫，更加怒火上冒，就在桌上把酒碗象牙筷一齊飛過去了。這也無怪其然，白晝調戲人家婦女該

當何罪。艙裏忽然吵鬧起來。後梢頭搖船人看見了這班船戶走千家的久已曉得施商餘利害。今朝看見坐客鬪禍不當穩便明知是施商餘大差特差無如他的勢燄薰天誰敢吹他一根汗毛。今朝坐艙客人老虎頭上去拍蒼蠅一定喰不便宜的船老板急急忙忙滿頭冷汗從後艙平基板上小狗似的爬出來連那鍋子小菜碗一齊打翻也顧不得許多急忙對銀匠老板道這是施商餘本人不得了不得了說完馬上鑽出去到後艙喊船夥計快些搭上櫓搖他母子聽得施商餘本人五個字賽過忤逆兒子聽得了雷響在當頭轉嚇得一響都不響老銀匠別樣弗說獨自縐眉頭拍手說窮人薄老子少年不更事何以要飛盆擲碗摸摸你家小也不甚要緊發火也要看看清人頭今朝好出出色該該死頃刻之間急得面孔像溫將軍青一塊黑一塊。

塊後來轉去了。恐怕施老賊出花樣就把新婦一雙眼睛用石灰弄瞎。可憐做了殘疾之人。過一日施商餘果然差人到銀匠店裏借名打首飾。意欲報復打聽新婦眼睛已經灰瞎。別人添了好話。總算格外看鬆。不曾家破人亡。然而施商餘搭沈繼賢。敢於如此橫行。皆由吳縣大老爺包庇之故。棧房老板正要講下去。忽有人來喊他出去。打斷話頭。陸公點頭轉念。初不料姜某如此可惡。料棧主所說非虛。我也顧不得同寅之誼。且待明朝帶了籌碼上院。將上項事一一稟明。所瞞者惟巡撫一人。湯公明鏡高懸。被手下昏瞞。豈不有玷官聲。我去告稟。也決不會怪我。多事。遂與呂貴出棧門。到巷口小飯店裏吃了夜飯。一日也覺得有些困倦了。吃了夜飯。隨卽回棧安睡。一宵無話。天明起身梳洗畢。整衣冠。吩咐呂貴看房間。也不與他說明上院誠恐小不謹慎。洩漏一絲風聲。大爲不妙。陸公袖了手本。踱過查家橋。走到轅上號。

房裏挂了號。號房是何等勢利。曉得陸知縣是初試第一名。撫台最是賞識。誰敢怠慢。立卽通報。不多片刻。號房出來。說請見。陸公匆匆跟了號房走進東花廳。揭起門帘。湯公含笑出迎。陸知縣上前照下。屬通例。打千。請安。分賓坐下。一面送茶。陸公此來告稟密情。不知湯撫台如何辦理。且聽下回分解。

評

陸公宅心既正。處事復周。觀其歸寓後。思索一番。卽可知賢者用心無微。不至。

胡禮圖健談。如此真所謂閒嚼蛆兒者。然對於陸公一席話。言者無心。聞者有意。不如此亦正不足以堅其告發之心。則胡禮圖亦不得謂爲無用矣。

施商餘遊春。一節文筆極清麗瀟灑。其描寫戲銀匠媳婦處尤令人髮指。

第二十二回 陸知縣上院密告 湯撫台微服尋人

却說陸稼書悄悄上院來。東花廳撫台接見分賓坐下。湯公是看得起嘉定知縣的。所以含笑而言曰。本部院正在想。昨夜天氣大寒。貴縣舟船辛苦。今日忽來甚好。甚好在省中耽擱幾天亦無不可。且俟暖和再走。陸公僵身而稟道。大人垂愛所說極是。今日卑職特來有一件傷風敗俗秘密害人的事奉稟。湯公聽到秘密傷風。更加以敗俗。又添入害人字樣。事非等閒。還當了得。况陸知縣去而復來。此事決係重大。陸公正待說下去。眼睛四面一望。撫台會意。霍地立起來。說貴縣這裏來。陸公跟了撫台一直走。走到簽押房。清朝風憲衙門裏的簽押房。猶之乎北京軍機處。如撫台在簽押房。簽押房四周圍二丈路當中。不許一個人經過。立定。倘然違令。即以軍法從事。此刻湯撫台請陸知縣到簽押房。陸公亦明白湯公慎重其事。兩人坐近貼身。陸公

亦不過謙。遂將昨日午前出胥門。欲趁航船歸縣。航船不開。萬年春吃茶。小歇。看見賭徒暢談賭經。卑職更名改姓。假作南潯人姓鈕。與一賭徒名小南京者閒話。小南京誤認卑職爲鄉間富翁。初來省城。勾引入局。卑職卽跟從小南京至申衙前一家大紳縉家。此人姓沈。表字繼賢。門前成市。車馬喧闐。高其垣墉。深廊密室。曲曲折折。不知歷數十重門戶。纔到小園中牆上。另闢一月洞門。兩扇珊瑚漆矮門。門外有人把守。門內有人接應。非熟識局中人引領。概不開放。異常秘密謹慎。小南京引卑職至月洞門口。遂與守門人招呼了。然後撥動機關。放卑職進去。一身纔入兩門。已閉。卑職進去一看。只見一只大廳五楹。曉敞中間擺設五枱。也有搖攤的。也有牌九的。庭心中盡是幾許賣吃的擔子。葷素甜鹹色色俱全。卑職看了一回。繼思空來白走。當得拿些憑據。纔是然而賭之一事。從未得知姑妄試之。挨入人叢聽他們高。

唱青龍上個白虎浪個卑職不知何者爲青龍何者爲白虎身邊一摸尙有六七兩碎銀也跟了衆人把三二兩銀子順手押在身邊一門押了下去只聽他連喊四次白虎浪個卑職身邊已堆滿三百餘兩牙籌說到此句陸公遂把身袋裏的牙籌盡數取出攤於桌上湯公一枝一枝拿在手中細看點頭贊好陸公連下去再說卑職既得了這牙籌的憑據遂卽抽身擠出人衆至月洞門首開放了出來月洞門外小南京笑臉歡迎早知卑職贏了三百兩紋銀他門消息靈通奇怪不可思議臂指相使於此可見能不令人驚服卑職遂賞了小南京一枝牙籌也不知十兩念兩小南京歡天喜地相送一程雅意拳拳再邀卑職不時去賭卑職自然含糊答應與小南京分別一路竊想走過吳縣衙門陡然想起申衙前貼近吳署其地必係吳縣該管難道地方上有偌大賭窟知縣官全然無所聞知頗滋疑竇卑職走回高陞棧心

思紊亂遂約棧主人姓胡的意棧主人是本地久居五方雜處賓來客往必有知聞胡姓進來卑職將上項事問他這棧主語頗滑稽問卑職還是粗講還是要細講卑職於是請他細講棧主人云沈繼賢有三個換帖弟兄一個叫袁槐客一個叫徐掌明一個叫施商餘四人朋比狼狽殺人宛同兒戲徐掌明與崑山徐氏通譜作一家蘇州大小廿八衙門無一不與聯絡所瞞者大人一人而已湯公聽到這一句將手中牙籌一丟怒容滿面立起來向陸公深深一揖說多謝有勞貴縣費神本院漫漫而來當爲地方除去大害重復坐下說最好有勞貴縣將上項一切事情寫錄一紙與我本院恐有遺忘陸公遵命走到書案旁磨墨鋪牋提筆颺颺一揮而就一事不漏呈於湯公湯公從頭至尾看了一遍摺疊好了藏於身旁貼肉錦囊之中遂與陸公商量施家既屬如此秘密破其機關自然非易他又這等消息靈通還請貴縣

同去如何。陸公沈思半晌回稟說大人他四猾通同一氣二十八頭衙門都與聯絡卑職斗膽放肆一言據棧主云所瞞者惟大人一人貴院上上下下或者亦有一二與彼聯絡適或大人有所動作鼓鐘於官聲問於野出去踏個空打草驚蛇畫虎類犬反爲不妙卑職並非不遵憲諭此事悉聽鈞斷湯公點頭說貴縣主見極是極是本院再另行想法罷說完略談幾句閒文陸知縣稟辭湯公重入東花廳端茶送客陸公復翻身出院到市上買了幾件蘇州食物拿了到棧房那棧主胡禮圖素性喜歡鬧熱的況且昨夜頭與老客人長談了一番更加親熱今見陸公手裏拖包甩袋笑逐顏開在帳台上趕出來雙手來接了東西譁嘵老相公辛苦吃力煞哉哈喽買物事弗叫貴當差一同去要自家去費心呢請坐罷吃杯茶今朝再住臘裏子白相兩日來去罷玄妙觀兜兜虎邱山逛逛小的可以奉陪奉陪陸公含笑道多謝盛

意舍間還有許多俗事歸心如箭改日再來討厭興貴主人暢遊幾天來日方長且圖後會說罷就付了房金呂貴早已將行李鋪蓋端正舒齊裝了一擔把新買來食物縛好定當與棧主作別一路出胥門過萬年大橋在橋欄杆空隙處一望呂貴高聲道航船來哉航船來哉陸公也伸長頭頸一看來哉來哉不容耽擱上船罷呂貴挑過橋來把行李停在岸頭自有船家來接呂貴攙扶主人上船進艙將行李打開鋪好陸公坐定呂貴到岸上老虎灶泡了一壺香茗陸公休息在艙中看看岸上行人胥門正是鬧市紅男綠女擊轂摩肩一派昇平景象少停片刻航船上客貨都齊拔跳板下篙櫓一聲欸乃就此開船話分兩頭筆無兩管只得權將陸公回嘉定暫且閣起書中回叙撫院內事再說湯撫台送了陸知縣在東花廳喝了口茶重復翻身至簽押房看官看到此際要問編書的道上文牙籌湯公看了未曾收好既然

祕密重大事情。這沈繼賢的牙籌。推開在台上。被撫署中當差看見。必要走漏風聲。豈非編書的大。大一個漏洞。看官在下早已交代明白。凡屬風憲衛門裏的簽押房。任他開門關門。二丈路以內。隨便太夫人。夫人。公子。小姐。姨太太。親信。以及刑名錢穀。摺奏紅筆。各位師爺貼身親隨。不奉呼喚。不許走到二丈以內。要請軍令殺頭的交易。誰敢埋虎。虎以故不曾放好送客出來也。儘不要緊的閒文表。清湯公走入簽押房。把長長短短的牙籌細看。這籌光滑可愛。也有雕花草的。雕翎毛走獸。雕人物。古蹟。雕徽班。崑戲的。還有詩句詞牌。每枝末脚必刻一申字。或賢子繼字。沈字。湯公看了明白了。嘆這卽時沈繼賢賭棍的暗號記碼。申字卽藏申衙前之意。或者籌碼上還有雕衙字。前字的陸公。未曾贏得耳。翻來復去。根根看了一遍。一數共總二十二枝銀數。一算共計三百十九兩七錢三分。檢點完畢。也藏在貼身錦囊裏面。

這錦囊即是荷包袋在前清時候爲人人必須之物猶今日之皮夾也湯撫台將牙籌藏好之後獨自坐在皮榻子內閉目凝神想陸知縣公忠爲國衆官僚貪財害人沈繼賢如此猖獗須用何法可以破其巢窟竟敢在省城森嚴之地目無法紀殺人放火若此大猾不滅其禍勝於五通邪神萬倍他又耳目爪牙密佈斷斷不能與別人商酌本衙門中的人難保不無一二與他通同一氣陸令之所見甚是又不可不防左思右想慮亂心煩不知所從想到無可如何之際忽然絕處逢生聽陸令說小南京專在萬年春吃茶引誘路人入局我不如也從這條門路上進去喬裝改扮一個鄉下富翁模樣引他上眼我再與他兜搭祇要身入賭窟查察確實然後再作計較料想他不能插翅騰空飛去想定主意悶中一快自忖自量決計照此而行湯公素性也是極迅速的編書的也不賣什麼關子曉得看官也急於要看下文故而

直接下去不必颺開他去當夜無話一宵已過早到來朝湯公在京當京官的時節五更三點待漏院只聽景陽鐘動上慣早朝的所以出任封疆大員也是常起五更早起這一日乃正月二十日天氣春寒重裘不暖瓦上濃霜白如小雪一輪旭日斜照在綠槐枝上凍鵠喜晴喈喈的在屋角修翎湯公自有小婢捧了湯盆洗了臉用過早點北風怒號正是十分乾冷湯撫台想定念頭換了一副衣帽他是獨自一人私行察訪慣了的出後門一直出胥門左近人家百姓曉得看見了又說撫台又去私行察訪了倒亦不以爲奇湯公於己牌時分走到萬年橋意欲來尋小南京的小南京一個賭奴光棍今朝撫台都來求教他也算交運未知小南京逢得着否且待下回細講

評

陸稼書進見湯公一節重敘上文不至犯複此正是作者經營之處或謂

此段文字本可簡叙。不必鋪排。自是小說家經濟作法。然如是爲之亦無不可。

湯公展玩籌碼一段。極寫文心之細。

湯公與小南京相遇。不知作何辦法。此讀者所亟欲知。亦評者所亟欲知者。

第二十三回 萬年橋尋覓賭棍

石牌坊寄慨先賢

却說湯撫台從陸稼書密告申衙前沈繼賢家大賭窟急欲剪滅此大害。遂改扮鄉村富翁模樣私行察訪。只見他頭戴銀盤銀頂紅瓔皮帽天藍團龍花紋杭甯綢缺襟長袖馬掛子紫醬甘露葉飛鶴紋摹本緞絲袍火黃色湖綢套褲杜布白襪雲頭雲腳三套青綾鞋手提一枝四尺七寸湘妃竹長旱煙筒搖搖蹠蹠緩步安行路人一望而知爲近城落鄉的老監生小康富翁。

此時正已牌時分，萬灶炊烟颺起，萬年橋由斯弄石灰橋接官亭一帶，各種蔬菜、魚蝦攤擔都在那裏收拾乾淨，預備歸去吃飯。市面人聲略靜，各處店家招牌上都懸掛紙剪利市大小金花，新年景緻的尾聲。此乃蘇城年常舊規。湯公東看西望，踱過萬年橋迎面，正見萬年春茶館雙開間門面，一帶硃紅漆褪色半舊欄杆排門板橫放在裏面，可作茶客坐身靠牆幾只七穿八洞的小台子，七縱八橫十幾只長板櫈一面一片餅罐子饅頭攤。江北人恰在那裏洗鑊盆，江北孩子盤銅錢大門前金字招牌底下高懸兩塊新紅紙寫的一塊挂在右首上寫，特請名家陳漢章先生開講《三國志》全部。元旦日起，每日下午申刻開書，風雨不更時刻無誤。諸位請早，挂在左首一塊上寫，特請名家吳寄庵先生彈唱《玉蜻蜓古今全傳》。正月初三夜戌初開書，其餘字樣也與右首挂的相同。湯公走進茶館，即在沿欄杆台子上坐下。茶博士。

拾了銅吊開泡紅淡心裏想如此老相公何不內堂君眉房壽眉房去偏在此喫頭抬茶料必在門口候朋友湯公見問隨意答道紅的罷那茶博士高聲喊道一碗紅袍個送呈面湯篩上一杯茗湯公思想今朝萬年春是來了就是前日陸知縣吃茶之處但不知那小南京天天來否我又不認得他即使小南京立在面前亦必交臂失之如何會有湊巧遇到他本人呢正在思想忽見有兩三少年形似光棍歪戴紫氈帽一團頭衣裳鞋皮跌塔拖三步一跳的走進來在排門板上一坐高叫泡茶只見有一個弔眼皮對一個小麻子笑道小南京個兩日阿對個六月裏着綿鞋時運亨通一年你碰着十個鈕老子你小南京好做大北京了只見這小麻子回答道事體正是希奇前日這鈕老子與了我二十兩籌碼他贏的三百十幾兩亦未到帳房去領兌一去不來我也在此望他巴望他來了再領他去呆人自有呆福或者他再

贏了一定還要賞我幾兩可惜他不來不知什麼道理難說道這籌碼三百幾十兩銀子不要用或者這牙籌到老虎灶上去泡水壓倒亦詫異之至啥人想得出亦算窮家裏額角頭浪黑澈澈臉里湯公聽他小麻皮如此說法雖然當時未曾問陸令明白小南京面貌如如但是此刻聽他口音蘇州聲音中每句收尾仍有些些南京人口氣且所說賭場情節與陸令改作湖州姓鈕並且銀子數目與我身邊袋袋裏貯藏的三百十九兩七錢三分亦相同十中八九定是此人無疑我不如移船就岸要等他來兜搭勾引小南京又不認得我決無此理湯公轉定主意也不用河南話也不用北京官話恐怕說了這兩處口音他要疑惑和不認得姓鈕的故而只得用強蘇白好在湯撫台來蘇幾年蘇州話勉強會說幾句所以叫作強蘇白湯公看到其間他們三人正在指手拍腳的講賭經立起來向那三人打了一個喏俗語說

得好一個喏唱，到天下恭敬謙和四字無有行不通的，卽含笑而問道：「三位老兄請了。三位之中不識那一位？」是小南京兄。小南京聞提他名字，自然直立起來，對湯公禮無不答，也是深深一喏，含笑道：「小人就是小麻皮小南京。」眼睛是試金石，最是利害，炎涼看湯公是富翁，形狀何敢輕慢，就稱老相公。尊姓不知，老相公來問小人有何事體？湯公笑道：「老夫姓趙，原來與姓鈕的是同巷老友，也是住在湖州。昨日他要緊歸去，我尙有事在蘇州耽擱幾天。」臨行動身的時節，曾交與我象牙籌二十枝，囑我到此地茶館裏吃茶奉訪。你老大哥什麼到城裏申衙前沈宅去領取三百餘兩紋銀，他自匆匆去了。且對小老說：「如果到申衙前去相煩，小南京兄領了取着之後，叮囑我再送十兩銀子與小南京兄姓鈕的老友。如此託我，所以我今日特至此地奉訪。」一早到此，已經多時。小南京不待湯公說完，笑逐顏開的答道：「譁嘎嘎，真正。

巧極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趙老相公小人有眼不識泰山。多失敬。原來就是湖州鏗老相公的賓友。勿罪勿罪。一手就拖出一條長板櫈。推湯公靠牆坐了。自己坐在長櫈頭上。與他趙老相公長趙老相公短。自家心裏尋思。今年交了新年運氣。總算不壞。落燈日脚。碰着一個姓鏘的鬼纏。八丫叉得着了。念兩銀子。今朝二十隔。不過兩日。又碰着一個姓趙的。無端會到萬年春來尋我。小南京亦要來送我十兩銀子。自用哉。真正路頭菩薩。照應再有啥個話說。更想到前日姓鏘的老頭子被我七差八纏天花亂墜。說得他賭心一熱。就此入局。居然財運亨通。贏了三百多。依然今朝姓趙的亦歡喜。白相也未可知。湊口饅頭送上門來。不吃也叫呆鳥。想到這層。打足精神。滿口添花的告訴湯公。前日鏘老相公如何到申衙前去。白相亦是我小南京奉陪他去的。沈宅場子裏如何局面。如何富足。如何領款。別人

家亮攤隨便哈場化只有二記多到三記從來弗有四記獨有申衙前抬子浪亮攤要亮到五記押客個便宜真正說勿盡言所以賭客一年三百六十日無不一日弗興就是這個道理蘇州城裏城外場子大大小小扳指頭算算總有七八十處哈咾別人家總開弗長久有個開子一兩月就歇閣有個短壽命開子十幾日就收場惟有申衙前沈家裏場子八九年下來從來勿曾停過一刻并且還有一樁大好處別處萬萬不及進去白相放心膽大有衙門裏護衛保守得鐵桶相似安安穩穩只要你有本事會贏個是真打響票比子埠橋頭孫春陽個招牌還要硬趙老相公小人雖弗走玄妙觀裏三清殿吳鐵口亦勸學過相面先生看老相公眉開堂堂神光佛現印堂裏毫光紅亮財星透露趙老相公今年貴庚湯公含笑道大馬春秋虛度六十四歲了小南京故爲一看說一定發財說得那同來的兩人躊躇顰笑小南京

信口開河要想勾引姓趙的入局於自己有進帳管什麼別人竊笑湯公點頭答應說我一則要去領兌銀子二則也要去白相白相試試手色看看今年財運如何小麻子接口道一定好一定好小人早已說過雖然弗是諸葛亮孔明先生未卜先知亦有三四分道理曉得趙老伯伯你放心放膽去小南京領幾個白相人到申衙前六七年下來嘸不半個人失風至少總有幾兩銀子脚步鉗況且老相公你紅光透頂額角頭浪點得着火豈有不贏之理今朝亦是巧極巧妹做親在巧花園裏巧因緣嫁巧官人押青龍開青龍押白虎開白虎撩響跌個三響一定比鈕老相公要加幾倍只要自家手齡骨放得落小南京極意奉陪趙老相公就去阿好好得沈家場子一日開到夜並無停歇辰光的湯公亦滿心急欲去察訪賭窟現在聽得小南京如此說法雖是他鋪張揚厲然與陸令所說有七八分相符合節今不勞而遇小

南京真是巧事。他既邀我，即去我正可隨他的意。教他引領想定主意，喚茶博士問幾文茶鈔。小南京雙手一扯笑道：「趙老伯，伯笑話哉？」茶鈔老早還個哉個屑屑小東道，引笑啥人？真正要笑煞夷亭王老三哉！湯公說：「這是不敢當。那有此理？」破你的鈔。小南京頭一搖，眼一閉，道：「譁嘎嘎，貓要笑瞎眼，鳥珠快些！」夠說罷。請趙老相公漫漫敎走。未哉！湯公立起來與他兩人作別了。小南京陪了湯公，跟在背後，將近轉出欄杆，回轉頭去，與他二人點點頭，霎霎眼。說多，吃一杯茶。晏軒會只聽他倆說道：「六月裏着綿鞋隔軒章萬全曉得。」湯公上萬年橋，一直進城。小南京在路上格外趨奉，東搭頭，西搭腦，以免寂寥。一路走來，胥門到申衙前，並不窩遠，約不過二里光景。兩人說說談談，轉瞬之間，已到申文定公石牌坊底。湯公抬起頭來，一看，好座高大青石坊表。上邊鐫出明故文淵閣大學士八個大字，下款順治十年裔孫申某謹脩。湯

公知是明朝嘉靖宰相申時行瞻仰之下無限感慨只見人來人往熱鬧非常小南京扯了湯公衣角附耳低聲道老相公到哉湯公隨地留心觀看果然和陸稼書所講一樣走到賭檯邊也隨意賭了幾注居然也贏了二百兩銀子光景抽身出來小南京跟着討采頭湯公隨手抓一把籌碼給他小南京喜的磕頭如搗蒜早驚動了一個人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評

此回首節描寫湯公易衣一段所舉者均確爲清初裝束語語逼真多虧作者想出

湯公與小南京相遇既不宜太遲又不宜太驟作者乃借茶客口中道出其人名字以便牽合文心甚巧

第二十四回 顧全寶旁觀露破綻 沈繼賢當局得風聞

却說那賭場裏有一個高等幫閒名叫顧全寶原是個破落戶鄉紳而今只吃一口空手飯恰巧從外面進來正遇見小南京對一老老磕頭似乎是湯公模樣因爲湯公歡喜私訪這一班吃空手飯的人都很留心他的面貌顧全寶當下心裏只轉念頭一雙眼却釘住了湯公越看越是正在想算細細盤問小南京一番然後再去密報沈繼賢好作預備只見小南京送了趙老老走出申衙前口回轉身來要到賭場帳房裏大塊頭處把籌碼兌換現銀兌了現銀再作計較小南京此時的得意好像羅夫子做夢要買這樣又要買那樣要還人家又要贖當又是快活反而是憂愁急匆匆踏上階沿正要望石庫門裏走進忽聽得背後有人高叫道小南京小南京自然答轉身來一看乃是檯子上吃分頭的顧相在當街走過來說慢些走一同進去兌了銀子我有閒話問你有一椿天大的重事要替你商量小南京一聽要有

大事與他商量進去兌了銀子出來再說這輩白相人最怕借銅鉗我小南京難得大老爺照應碰着了一個姓鈕的老頭子因這姓鈕的又鑽出一個姓趙的老頭子今朝得着了些油水自家尙且未曾曉得數目偏偏被顧全寶看見了染坊裏從來弗會脫白捺亨齊巧不巧趙老老拿出籌碼來貼正撥臘顧全寶看見此刻看我到帳房裏兌銀子等在背後喊住我想花樣啥個天大事體商量有啥天大地大無非要香香手劃策幾文用顧全寶顧全寶條別人還可以想想好處惟有我小南京手裏就叫鼻頭尖上挂勒魚我頂乖今朝弗起兌銀子推頭趙老老弗曾撥我牙籌看你拿我如何這是小南京賊人心虛誤認顧全寶要來分肥顧全寶亦是閨門胥門老弟兒鑒貌辨色眼睛裏會說話眉毛上能秤斤兩的白相人況且比起聲價身分來與你小南京天差地遠我顧全寶是究屬上身你小南京是塲皮就是要轉

念頭也決不來與你商量。此刻一看小南京兩僵面孔早已明白八九馬上冷笑對他道小麻皮你不要弄差了東瓜纏到茄門裏我今朝亦贏了一百多兩說時伸手衣袋裏摸出銀包來與小南京看了僚儘管放心你去換了銀子我實在有一樁天大的大事與你身上亦大大有干係你不要想銀子想昏了禍到臨頸火燒屁股還不曉得我顧相是一段好意你萬萬不要纏夾二先生弗必多言你去換銀我在門口等你同你一同去吃夜飯長談拍腰囊小東我來小南京被他這麼一說如夢方醒言中有骨他決不問我借錢我也不必進去兌換趙老老說分我一半我也未曾數清大約二十幾根籌碼是有的弗曉得幾兩頭我腰內無錢他說請我這也不好不如進去換兩根用用明朝再說籌碼逃不掉的一齊兌換了又被他人看見現銀要問我借起來更爲不妙小南京趕到帳房裏摸出籌碼兩根說是代人領的

六兩紋銀。此時已曉得。根根是三兩頭的了。袋好銀子。遂即出來。石庫門跟首招呼了。顧相此時已申牌下三刻。正月底邊天氣日短易夜。小吃擔子去的。去來的來已上燈燭店家亦多上火。申衙前口更加鬧熱。老小賭客。男男女女。一羣羣一隊隊出的出進的。進天天如是夜市。全靠沈家的一個賭場。顧全寶。小南京二人說說談談。一直走珠明寺前到察院場元妙觀前大監弄口松鶴樓酒菜館。二人走上樓來。揀了一間幽靜的閣兒坐。正月裏落燈過後。人家尚有隔年糟貨未完。故而菜館裏生意還不十分興旺。早有酒保過來。泡茶送手巾。照例四只盆子油雞醬鴨醉蟹豆腐乾之類。酒保強作笑顏。問吃什麼酒。燒什麼菜。這松鶴樓是有名的小吃大還帳的菜館。名廚烹調。新鮮佳味。顧全寶一腔心事在身。今朝要問小南京來蹤去蹟。所以預備破鈔回轉頭去問小南京。吃麼酒。小南京意下。今朝得了橫財也想請請。全

寶說。燉一斤紹興罷酒。保侍立拱手敬問。用甚湯菜。全寶點了一盆炒三鮮。小南京點了一只魚雜卷菜。酒保朗聲高喊。少停搬上酒菜。顧全寶執壺在手。立起來恭而且敬的來篩酒。小南京直立來。搶顧相不敢當。弗敢當。豈有此理。全寶笑道。無須客氣。今朝有一椿極大極大的事情要來請教你。與你自己身上亦大大有干係。小南京聽他兩次說起這天大事情。並且與自家身上有干係。倒莫名其妙了。轉笑問顧全寶道。顧相有什麼天大事情與我有何相干。倒要請教。全寶笑道。倪一面吃酒。一面閒講我問你方纔在小天井裏。你對他磕頭的何人。你如何認識他。如何你會拖他入場。他老頭子何處人姓甚名誰。做甚生意。家住那裏。與你多少籌碼。你須明明白白是一是二。的告訴我。聽你若有半句謠言。將來弄出禍來。非同小可。恐你與沈繼賢。以及一應賭客。靠貝字傍裏吃飯的朋友。統統有身家性命之憂。小南京聽。

全寶如此說得凶險，覺着小鹿撞胸非常驚怕，倒問全寶：「這趙老頭子，你認得？」他是那一個？哈路道：「什麼來路？」顧全寶冷笑：「我不認得。」故特來問你，你倘然認得，亦不來問你了。只要你不說虛話，告訴我，或者可以再想手脚。小南京略定一定，神喝了一口酒，吃了一些菜。此時，堂倌已將魚捲送上小南京，遂把前日萬年春茶館裏碰着姓鈕的老頭子引他入城，贏了三百多銀子。姓鈕的出來賞我廿兩籌碼，他所贏的籌碼帶在身邊，未曾去兌。他約我再來，我眼巴巴等了他兩日影子都不見。今朝朝晨到萬年春去吃茶，我搭銅匠巧生板箱阿桂講張，正是講得起勁，忽然沿街抬上坐一位老老，立起來搭我攀談。說前兩日個鈕老老湖州人，就是他的老鄉鄰，我問他尊姓，他說姓趙，鈕老頭子的籌碼在他身邊，託他去兌換現銀。姓鈕的有要事回湖州去了。他問我沈家賭場情形，我自然想着了姓鈕的廿兩頭野味腳湊此機會。

引他上局。他又教我領導我是生意有牌頭可照領他到申衙前不料他又贏了。故賞我幾根籌碼被你顧相看見此是實話並無半句虛言顧全寶聽了小南京一番言語點頭會意並不露圭角風聲誠恐小南京是個下流粗俗人與他說穿大爲不妙不如請他吃一頓酒一個悶葫蘆走漏消息事關重大我方纔看那姓趙的一定是巡撫湯大人本人他專門私行察訪他出後門在我家門前不時走過瞞得過別人如何瞞得過我顧全寶但是今朝沈宅出了這件事體但不知姓鈕的是什麼樣人這事非同小可沈繼賢尙在夢中我若不私下到他那裏報告好教他預先防備否則甕中捉鱉一網打盡如何得了呢顧全寶一面自己肚裏思想一面與小南京假作殷勤你一杯我一盞添喊了幾樣小菜吃了飯還了帳兩人出松鶴樓店門分別了弄得小南京吃了一頓吃得莫明其妙先前顧全寶邀我吃酒的時候說得

凶險得極後來聽我講了就此弗響到底他葫蘆裏賣什麼藥我小南京也不去管他明朝去兌銀子再說話分兩頭却說顧全寶獨自一人走出察院場在四叉路口立一立定想一想還是轉彎走飲馬橋一直歸家還是連夜到沈宅去告訴還是等過一夜明日去心思歷落不定正在思想只聽一棒金鑼呼吆喝六吳縣正堂姜霞初轎子打從大關帝廟前過來一直望南諒必上撫台衙門去的顧全寶有事在心一時忐忑隨卽拔脚直走珠明寺郡廟前抄西百花巷沈府後門因爲沈宅房屋極大足有四百多間前門申衙前現在開設賭場中閒關斷自己親友出入都在西百花巷後門此刻顧全寶急急忙忙緊一步趕來沈宅後門看門人老金福素來是認識的全寶推進廣漆矮闌只見老金福坐在風燈之傍看小書嘴裏唱別家墳上飄白紙孟姜女墳上冷清清在那裏寫意唱萬里尋夫全寶走到他身邊輕輕

叫道金阿爹老福一看認得是顧全寶遂丟去了小書立起來說顧相有何貴幹全寶含笑低聲問道你們主人老爺在府上麼你曉得今夜二十夜裏在那一位姨奶奶房頭如果在府煩你老人家進去宅門上通報一聲管家婆王媽媽倘使弗在府上我且坐在此等等金老福聽他如此說法一定有要緊的事情否則決不會深夜來此回道老爺在家今夜在三娘娘房裏顧全寶聽了說既然老爺在家相煩你速卽進去一報說我胥門剪金橋巷顧全寶有千萬要事面談不可稍緩託你要說得火燒屁股他自然會見否則有誤大事老金福點了一枝臘燭頭拿了一個手照一步一拖的走進內堂通報主人未知沈繼賢請見與否且聽下回分解。

評

顧全寶招呼小南京小南京遂誤會其意江湖痞棍中確有此種手續更

確有此種情形。作者信手寫來，極見風俗情形，無不洞曉。顧全寶既問小南京復不明語其故，深謀密算，自是不凡。此其所以有拆分頭之資格也。

顧全寶走出察院場，卽見姜霞初轎子，暗爲下文伏線，極有草蛇灰線之妙。顧全寶與老金福談話中，問其姬妾如何，當夜極見富貴人家身份，此等旁寫之筆，最耐尋味。

第二十五回 顧全寶報告細情 小月娟妝嬌掩泣

却說顧全寶與小南京元妙觀前松鶴樓吃夜飯，討了口氣，雖未能十分清楚底細，然而那姓趙的賭客一定決煞是撫臺大人喬妝改扮的，但不知這姓鈕的老老先來打探，料必是轅上的心腹。然而申衙前既經被他踏破機

關祿在眉睫終歸不妙我雖與沈繼賢不見得十分要好然我輩飯碗生計
大半靠託在他身上一朝風吹草動樹倒猢猻同散這事如何得了我顧全
寶不曉得也罷現在既屬有些因頭萬無袖手旁觀之理鍋子防熱掇事不
宜遲還是讓我趁早連夜趕到沈宅面談要務好教整備水來土掩兵臨將
擋免得迅雷不及掩耳猛火不能脫身顧全寶想定主意提起脚步一直兜
抄至沈宅百花巷後門來原來沈繼賢的宅子極大約有四百餘間房廊前
門在中衛前後門通西百花巷平時前後門隔斷前門專做賭場自己親友
來往悉從後門出進今夜酉牌時分顧全寶趕到他是常常來的故而和老
金福一談便去通報此時沈繼賢正與第三愛姬月娟在暖閣子裏圍爐飲
酒淺酌低斟嬉言戲謔說說玄妙觀的千人碑講講虎邱山的點頭石月娟
粉妝玉琢澹笑輕顰沈老老倚翠偎紅飽領溫柔鄉樂趣鴉鬟小婢奔走左

右侍奉真快哉，快哉。南面王無此福也。丫頭春梅恰恰提了一把鉛壺從廚房間裏出來，走到宅門口，聽得咳嗽之聲，知是有人要見主人，遂問道：「啥人？」顧全寶聽是小鴉頭聲音，答道：「是我春梅。」走近一步，在牆頭紙糊燈光下子細定睛一看，認識的笑微微叫一聲：「顧相阿要見太爺？」全寶不笑，答道：「春梅阿姐相煩，你通報一聲，說我有要事來見春梅，答應進去。不多時，只見另一丫頭手裏照了一盞燭台，一路喊過庭心，客人進來。顧全寶聽喊，就趁燭光跟了小丫頭直達暖香塢小閣，見了沈繼賢。繼賢問他吃過夜飯麼，再吃一杯酒。全寶道：「多謝多謝，夜飯已經在松鶴樓與小南京吃過。」沈繼賢聽小南京三字，這種雅號，決非上等之輩，頓時覺着一呆，一面飭侍婢再取一只磁杯，一雙牙筷，侍婢篩了一杯酒。顧全寶也不多客氣，坐下來略爲吃了兩杯，遂將高椅移近沈老身旁，輕輕告稟曰：「閒所見一節，松鶴樓盤問小南京那

姓趙的賭客我認定是湯撫臺本人但是那姓鈕的湖州老翁不知是誰先來探望機關沈繼賢起初聽了似乎有些不信後來一想顧全寶住在翦金橋巷即是撫院後門鄰居湯公素性歡喜私行察訪左右都認識他容貌況且顧全寶一年吃着開銷也盡靠在我這寶桔子上他決不會無中生有造作謠言勸我收場把自己飯碗敲破斷無此理今朝他夤夜來報足見他一片至誠好意豈可辜負想到此兩人贏去四百多兩籌碼不來兌現銀子最是可疑故而愈想愈真越想越怕一動天君驟然間肝火直冒滿面紅脹小鹿撞胸心頭七上八落的跳個不住撫台自己踏穿還當了得況且這位湯老先生非比別人嫉悉如仇雷厲風行地方上壞風俗的事體不論大小不曉得便罷一曉得隨卽重辦芟草除根現在據顧全寶所說諒必非虛如果屬實禍在眉睫這便如何得了沈繼賢默默無言呆呆思想獨自把眼睛一

開一閉念頭如轆轤價轉半晌遂與顧全寶商量有何妙策全寶道此事不難安排只要收鑼歇鼓袍笏散場他來踏勘捉賭撲一個空並無痕迹可查他也無奈我何所可怕者倒是四百多兩籌碼在姓鋗姓趙的腰袋裏這個真憑確據難以抵賴並且牙籌上面暗號申衙前沈繼賢六字大書深刻清楚清楚把這東西追究起來極是一椿萬難之處沈繼賢聽到這句說話好比當頭一個霹靂頭腦子發暈賽過老虎一般的沈繼賢此刻犯了真傢伙嚇得像了一只煨灶貓坐下去立起來坐又不好立又不好搔頭摸耳踱去走來用得着一句京戲伍子胥聽說昭關路不通好似狼牙箭穿胸顧全寶勸道事已成事本已成舟爲今之計只有喊歇暫停春季到夏天且着風色再說一面如有風吹草動丈夫不吃眼前虧你老人家避避開到別處去躲過風頭尋山玩水反可以借此逍遙或者到光福徐家去盤桓幾時趁此香

雪。海。虎。山。橋。石。樓。石。壁。望。太。湖。銅。坑。銅。井。看。看。梅。花。亦。未。爲。不。可。蘇。州。城。
裏。的。風。聲。自。有。小。弟。在。外。打。聽。據。我。愚。見。如。此。未。知。尊。意。以。爲。然。否。事。不。宜。
遲。遲。恐。有。變。沈。繼。賢。是。何。等。機。警。的。人。明。明。丟。脫。進。帳。可。惜。然。到。此。地。步。亦。
教。無。可。如。何。過。一。陣。再。說。全。寶。之。勸。不。差。我。困。在。鼓。中。一。些。兒。不。知。今。夜。虧。
他。來。報。信。一。想。他。是。窮。人。賭。場。收。了。他。的。生。路。斷。絕。意。欲。出。去。帶。他。同。走。帶。
他。走。了。城。中。又。無。人。知。心。着。意。打。聽。還。是。留。他。在。城。中。我。出。去。喚。別。人。相伴。
遂。摸。出。伍。拾。兩。銀。子。一。張。卽。期。本。城。莊。票。交。與。全。寶。說。費。心。你。來。報。告。我。連。
夜。吩咐。一。切。隨。卽。動。身。躲。避。他。方。過。幾。日。再。作。計。較。沈。繼。賢。說。這。幾。句。言。語。
時。面。上。狠。現。一。副。極。不。快。活。之。色。他。是。從。來。未。曾。倒。過。霉。頭。的。人。無。怪。其。然。
顧。全。寶。是。看。風。使。蓬。的。朋。友。今。朝。得。了。五。拾。兩。銀。票。心。裏。感。激。到。萬。分。應。當。
格。外。賣。力。幫。忙。鄭。重。叮。嚀。而。別。明。日。再。來。書。中。不。說。顧。全。寶。回。歸。翦。金。橋。巷。

却說沈繼賢飯也不吃酒也收開月娟自然要問情由繼賢愁眉苦眼的對他從頭至尾講了一遍女流聽得官場捉人事體格外驚惶不等他說完早已淚落如珠嗚嗚咽咽的哭起來沈老頭子看見愛姬一哭寸心無主越是慌張獨賸在地當中打轉嘴裏舒哩舒哩眉頭緊蹙一無法想這身體安頓在那裏時已不早足有子牌時分所有服侍的幾個婢女都像秋聲賦裏的童子垂頭而睡了沈老老念頭歷亂遂差小丫頭桂芬拿個鎖鑰開到前門喚李子卿相公進來說我有要事商量速卽進來桂芬丫頭奉命接了鑰匙照了一只手照蠟燭曲折兜抄轉彎抹角冷冰冰的備弄裏走到前進束腰庫門開了鎖走出前廳只見燈燭輝煌人聲喧鬧東一東西一桌人頭擠擠暖氣直冲桂芬照了火來尋李子卿賭場裏賭客一心在青龍白虎上一個小鴉頭也不留心旁邊弗賭的朋友看見小女照了蠟燭台似乎尋人的架

形。自然管閒帳要問了桂芬說要尋李相公那人曉得要尋李總管必有事故隨卽領了桂芬來到帳房間裏李子卿正在秤銀子忙得不亦樂乎的時候忽然看見宅內小鴉頭半夜來此倒是一跳遂放下天平笑嘻嘻對桂芬道妹妹你來做啥桂芬也笑微微答道李相公老爺請你進去一塊要快老爺贓浪等李子卿聽了半夜三更東家來喚從來未有之事今夜開了腰門出來叫我必有大事不覺心頭勃勃的跳躍不住一面答應桂芬一面將推散的元寶元絲錠小碎銀片交與手下王德官代秤代包吩咐分量不可絲毫有誤馬上跟了桂芬進來桂芬在前李子卿在後過腰門重把腰門鎖好一直拔步來見東家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評

顧全寶一見沈繼賢卽代爲籌策足見擗堅小人拍馬工夫無所不至

沈繼賢雖爲再世老狐，神通廣大，而一聞湯公駕到，便不能不心慌意亂。者足見正直之能剋奸邪也。

小桂芬攜蠟燭臺往尋李子卿，一節描寫大戶排場賭場光景，均能逼肖。

第二十六回 李子卿料理賭局 沈繼賢預備遊山

却說總帳房李子卿跟了桂芬小丫頭開了腰門，到後進來見東翁，心裏忐忑忑，抄出備弄到房廳上叫應。一聲沈繼賢面帶愁容，將方纔顧全寶來說起姓趙的來，賭贏了三百多兩銀子籌碼，未曾來兌。姓趙的卽是湯撫台本人，是一是二的轉告與子卿聽。李子卿初聽時不以爲奇，聽到湯撫台本人來過三四百兩籌碼的確無人來兌，越聽越嚇，也嚇得兩只眼睛地，牌式一響不響，默無半語。一個能言舌辯伶牙俐齒的賽蘇秦勝張儀的李子卿，像個嚇呆松鼠可見。湯撫台當日爲官之清正，賭場裏生意之興隆，此刻沈

繼賢與李子卿商量萬事。只怕陰陽夢。懂既然顧全寶有確實風聞。不可不早爲之計。宜未而而綢繆母臨渴而掘井。儘今朝天亮散局。將所有籌碼儘數收清。早一刻收局。不可打草驚蛇。不動聲色。明日停止收下來籌碼或葬或燒。再行定奪。事不宜遲。局中人也不必與他們說明。說明了。反恐囉唣。我今夜亦不睡了。等你進來再作計較。李子卿一一聽了。重行討要了鎖匙。後進抄到前進。走到帳房已有幾化人來打聽信息。因爲沈宅從來不開腰門。今半夜小丫頭出來喚帳房。一定有重大事情。外場賭客已三叢叢四測測。七張八嘴。說是論非。不過想不到湯撫台自己來賭。過銅鈿。現在李子卿出來。面孔上雖裝出無其事的形狀。而眉目閒終有一腔說弗出畫弗像的氣色。雞聲喔喔。東方偷牛黑在冬天臘月。這時早經歇局。此刻適逢落燈初過。猶有新年尾巴。各賭客身邊梢板個個充足。所以每夜歇局總要到大白天。

亮。此刻。辰光。各隻桔子上。還是。喊添。臘燭。李子卿。不能叫停。只得聽其自然。不能洩漏機關。但是有人要來買碼子。只推託時候不早。要結帳。只收兌。不出賣。光陰容易轉瞬。東方微明。老鴉出巢。哇哇的在庭樹上亂啼。亂嚷。一輪旭日高射。樹枝曉風吹進窗櫺。初春冷氣更比冬裏尖酷。一班賭客贏錢的滿心快活。欣欣然來兌銀子。在吃局攤上熱湯熱水瞎吃。輸銅錫朋友一副面孔十八個畫師畫。弗出。有個還不得家鄉。有個見不得爺娘。顧不得妻子。啼兒泣。賭場之害人。一言難盡。湯撫台是好官。愛民如子。嫉惡如仇。踏破了機關。你想再肯放鬆麼。李子卿心亂如麻。精神提在上部。滿面升火。一面結帳。算下來。獨少姓鈕的與姓趙的兩注。其餘半根不少。想到此。一層更加提心弔膽。爲自家進款。東家禍殃。冷汗直透綿衣。粗粗草草。將所有籌碼。大大小小。包成十六七包。包面布上寫了一個總數。其餘大小元寶散銀子。天平

砝碼。翦銀子的夾刀。算盤帳簿。一切物件。吩咐手下人盡行收拾清楚。幾個手下人看了。莫明其妙。曉得其中決定不妙。也不敢多囁嚅。只見李子卿東張西望。交代把一應物件。叮囑手下人拿了。自己拿了鎖匙先走。幾個手跟了。他望裏走。開了腰門。走到內聽。將所有一切交葛。沈繼賢也無心檢點。此時天已大明。辰牌時分。外場一應託李子卿料理。子卿答道。已弄舒徐骨牌。骰子。搖缸等類。我帶去藏好。賭場形狀。一絲也無痕跡。請放心可也。沈繼賢拿出兩只大元寶。吩咐出去。開銷各人走路。日後再有生路。當再召集李子卿與各賭奴。拿了銀子出來分派。不提。從此腰門亦不關閉。前後通爲一氣。書中說到沈繼賢一夜未睡。吩咐家人弗必驚慌。如有衙門中人來問起賭博等情。須要咬定不曉得三個字。各人賞銀五兩。倘有漏出半個賭字。决不寬貸。再與各姬說明原委。女流自然哭哭啼啼。好像死了家主一般。繼賢心

驚肉跳。究屬做賊心虛。宛比大禍。即在眼前交代手下。安心照常過度。我攜帶月娟到光福徐家去暫住幾日。借此遊山玩景。亦未爲不可。倘有親眷朋友來問起。說我到嘉興烟雨樓去。白相干萬不可。提及光福二字。內堂吩咐囑定。妥自己走到前頭來看。遇見已排桔設檯。已像書房模樣。毫無賭場局面。心裏倒覺着一鬆。遂卽差人去喊一只蒲鞋快。說我去立墓山看梅花。恰巧正月底邊。大多城裏鄉紳叫船賞梅時節。趁此巧當。亦可掩人耳目。用主人中最是玲瓏乖巧主人歡喜者名叫升發。這升發是黃埭人。到沈宅來亦有五六年頭。討人歡喜。上上下下人緣極好。今朝要帶他同去。小丫頭服侍月娟姨太太亦不可少。帶了桂芳端正鋪程行李。鞋籃食盒。便桶夜壺茶杯酒盞。翦刀。火應用之物。後河頭下船。船家拔篙下櫓。開船顧全寶與李子卿相送出城。臨別之際。沈繼賢吩咐他二人留心。如有信息不可寄信。自己下鄉。

到光福來顧。李二人答應一聲，珍重而別。書中丟開沈繼賢下鄉，要說一班賭客。每日下午絡絡續續到申衙前來，門前趕生意的小吃攤子。不知歇局仍舊紛集，所有熟客闖進側門。門上有人攔住，不許進內胥門。小南京亦來想兌銀子，曉得歇局這一急非同小可。只恨昨日顧全寶夾忙，邀他吃飯，未曾兌得現銀。今朝賭場關門，這籌碼有何用處？一打聽沈繼賢出門了，尙有許多賭客多在牆門口走來走去。七張八嘴，不知內中情形，都在那裏暗猜瞎測，做小生意的也曉得歇局漸漸挑開去了。就此門前冷落，正所謂昨日朝大不同。然而閨胥門一帶茶坊酒肆，自從沈家賭局停止，竟似出了一椿新聞。朝晨夜晚，作爲談助，但不知爲着何事？終究猜度不出。別人不比去說，他獨有靠此營生活命的一衆賭奴。正望新年二三月長在天氣，占些油水，無端歇局，豈不難過？閑話丟開，書歸正傳，却說湯大人從賭場裏贏了籌

碼回轉衙門到簽押房內身邊取出牙籌與陸知縣所贏的籌碼一對一色一樣不過分量銀數大小之分而已牙籌上暗號配下來申衙前沈繼賢六字一字不缺湯公看了又喜又怒看玩了一番重復包好藏在懷裏閉目靜坐想此案如何着手辦理各衙門均與聯絡稍不祕密誠恐走漏風聲他有防備如何可以一網打盡昨今只隔一夜諒來雖是耳目衆多決無如此神速此事須問本縣看他如何還答湯撫台想定主意隨卽傳喚戈什戈什進來叩見傳吳縣姜知縣速卽來轅戈什奉命而去不多時稟字房通報姜知縣已來轅立命西花廳見姜霞初僵身進叩湯大人不改常度照例請坐送茶茶罷收杯湯大人開口問道貴縣管轄之地方共有大小賭窟若干處姜縣一聞此言面孔頓時紅雲布滿唯唯諾諾一時無從答應說又不好不說又不好湯公看他不能回答接口道貴縣近在咫尺申衙前沈繼賢家本部

院久聞其名。昨日幸已去過貴縣。知其人否。說到這裏。姜知縣連稱卑職該死。卑職該死。湯公拍桌大怒。立命戈什哈弔集本院衛兵五百名。隨同本部院往城中去搜捕盜窟。這個命令下。去連那戈什不知且聽下回分解。

評

沈繼賢與李子卿收拾殘局。雖屬慌張。究稱整暇。於此見小人作惡。亦自有相當之才能。

李顧二人送別。沈繼賢一聲珍重。自崖而返。此情悒悒。正復難堪。若出之美女才郎。定必博人灑淚。惜二個光棍。送一個大猾。不足爲讀者掛齒頰耳。一笑。

第二十七回 湯巡撫親抄賭窟 姜知縣求教師爺

却說湯撫台傳喚吳縣知縣姜霞初上轎。在西花廳接見。問他申衙前沈家

大賭局情形。姜知縣驟聆之下，宛如半天裏打個霹靂，教他如何回答。說曉得，弗好說；弗曉得，弗好心裏想。沈家如此秘密，這個消息誰人洩漏？湯大人何以會得知？一時汗流浹背，回答弗來，只得吞吐連連，種樹湯撫台是何等樣人？見其一而知其十，看姜知縣如是這般早已若見肺肝。湯撫台鼻子裏哼的一聲，姜霞初低頭至腹，連稱卑職失察，該死罪該萬死，求大人栽培。求大人栽培，這大人栽培四個字，本屬小官對上司的通套口頭禪，不過用於此際，實在文不扣題，有些用不着。湯撫台冷笑一聲，道：本部院未曾能栽培你，你却栽培得沈繼賢灌漑滋養厥功非淺。正在這個當兒，文巡捕呂超瓊、武巡捕邱廷棟兩人一齊進來，打了一個籤稟道：奉命調集本衙門親勇衛兵五百名，點齊伺候聽撥稟完，又手拱立於帘門前。湯撫台微微領首，又對姜知縣看了一眼，只見他額角上的汗，宛如黃荳般大小，滴滴搭搭，直挂兩

煩。真是。又好。氣。又好。恨。想。嘉定。陸令。說。起。城中。大小。二十八頭衙門。無一處。不與沈家通聲氣。單單瞞我一人。照此說法。非獨吳縣姓姜的一人得賄。連那藩臬兩司道府總捕比吳縣上級官都受關節。簡實可惡。萬分若不澈底重辦。再用何法可肅官方。且慢慢地計較。戈什送上一杯香茗。湯公吃了一口潤一潤喉。對姜知縣笑道。貴縣你可曉得本部院今日請貴縣來院有何事故。姜霞初聽了嚇得汗如雨下。急屁連放。引得文武巡捕掩唇。吞聲如何。敢放聲大笑。湯公看他這種神氣。煞是可憐。那姜知縣也無半句還答。雙膝跪下磕頭。如搗蒜般的口中只說該死。沒法。該死。聽參該死。湯公笑道。今日本院意欲相煩貴縣同往申衙前。沈家去賭他一場。搖寶玩玩。說完遂命往申衙前。你道撫台衙門裏的人雖然不比廿八頭衙門的通同一氣。然而沈家的開銷撫台衙門也挨着一分。否則貓兒不吃素的。見了魚腥。豈有不偷。

之理。不過略比別處衙門少些肥油罷了。本官雖是不要老虎不吃人。這班狐狸精要他遮瞞上頭。那敢不送一個乾人情呢？故而此刻湯撫台去密傳姜知縣密調親隨兵好算得人不知鬼不覺。落裏曉得早已螻蟻傳信關照申衙前去了。就是昨夜裏顧全寶不去通風報信。預備放走。此刻亦來得及。仍舊從從容容可走你想厲害不厲害。湯撫台一面說那兩位巡捕老爺也各自捏一把汗。心裏都在尋思。邱廷棟對呂超瓊看意謂老頭子如何會親訪着這件事情。呂超瓊對邱廷棟看意謂沈家事體那裏出的毛病。會被老頭子自己訪着。呢莫明其所以然。兩人心裏懷着鬼胎。面孔上那能可以露出半絲破綻呢？兀自立在窗前斜側眼睛看姜霞初想他此番一定該死頂戴總歸雖保閒話休絮却說湯撫台傳命更衣換帽手下戈什哈文武巡捕等出去預備往申衙前。不多一刻撫台在前。知縣在後。兩乘轎子五百親兵。

一直來到申衙前。沈宅照牆停下。呂超瓊看前門邱廷棟圍後門，卽令姜知縣引導進門。姜霞初戰戰兢兢領了撫台大人暨護衛人等走進石庫門。曲折折將所有關閉的門窗戶闔盡數推開。今朝撫台親自下來踏勘。不比等閒。前進到處搜覓。並無一絲半毫破綻。湯公走到前日賭錢處所月洞門依然如舊。只少一個人把門罷了。心中頗爲詫異。難道已有人報信不成。湯撫台如此想。姜知縣心裏却大放厥膽。只要搜尋不到痕跡。就可以脚踏實地。前進搜尋過了。再往後進。搜查既經到此。也不客氣了。親兵動手翻箱倒篋。連那天花板地閣板夾壁板統統翻起。非但牙籌骨牌。不見一張一根。連那小孩子白相的賭具。也沒有些些。衆兵搜查了一回。湯撫台坐在房廳上。命主人沈繼賢來見。自有一個半老婦人回稟。主人往江西去了。隔年十二月內動身。至今尙無信函寄歸。家中所留主婦練氏暨小妾三人。湯公聽了。

勃然大怒，回看姜霞初面孔似有喜色，以爲搜尋不到憑據，故而放心。孰料湯公早已窺破奧妙，卽謂姜知縣道：貴縣有所未知，本部院老實對你講了。罷二十那一天午牌時分，本院自己來此入局賭過門逕，看得清楚，一切局面都已知道，何以事隔一宵，竟爲變動？到此地步，若無走漏風聲，豈能料理？到如此乾淨，說完，卽挖出錦囊內的牙籌來。姜知縣看了，頓時失色。湯撫台卽命帶主婦回院看管，俟捉到主人，釋放房屋，前後發封沈宅男男女女。霎時間大哭小喊起來，所有人口限一個時辰，遷空巡撫公事，誰敢抗違？當面諭姜知縣限七日內將沈繼賢捉到，如私釋賄放，惟爾是問。姜知縣諾諾連聲。湯撫台帶了沈宅主婦練氏，念他小脚伶仃，罪非已犯，特命賞一竹兜杠抬至院。練氏哭哭啼啼，無可奈何，只得似田雞捉入竹籠，跟了巡撫道子同走。這個當兒早已哄動滿城，無論近處遠處，城裏城外，一班年輕喜事的朋

友三五成羣七八成隊都到申衙前西百花巷沈家前後門來看好看人言嘈雜道三弗着兩吵得甚囂塵上茶坊酒肆間作爲新聞資料有的說湯青天爲民除害萬代公侯有的說沈繼賢惡貫滿盈眼前報應有的說有財有勢錢可通神有的說湯青天活包龍圖關節不通書中丟開沈宅遷空妾婦奴僕彷彿逃難各尋安身處所講到湯巡撫帶了練氏回轅督令姜霞初七日內須將沈繼賢交出若不把正身捉到當以妻知縣李代桃僵替人受罪此刻姜知縣身背上分量吃重話分三頭筆無兩管湯撫台回轅將練氏交官媒婆看管那官媒婆姓孟年紀四十多歲人極圓滑出名叫做孟婆太太孟婆太太曉得沈練氏是一塊肥肉兼諸撫台親提公事千萬分干係安敢怠慢故而把練氏好好安插書中再要說到吳縣大老爺姜霞初今朝碰了天字第一號的大釘子自家飯碗紗帽丟在腦後倒走七天之限如何辦法

捉得到本人還有可說或者將功抵過。倘然沈繼賢壞壞良心。神通廣大。怕吃官司逃之夭夭。鴻飛冥冥。勢必將我捉生替死。七日光陰一瞬即逝。這便如何弄法。一籌莫展。回歸本署。抓耳爬腮。終無善策。還是搭師爺去商酌。商酌旁觀者清。當局者迷。雖然師爺亦到手賭場裏個孝敬。究屬他是客位。我是主位。換一句說。說得人錢財與人消災閒常日脚。沈繼賢月月送規費來。大家受用。此刻沈繼賢出了這樣天大的毛病。我亦適當其衝。邵達勤亦決不能袖手旁觀。青雲頭裏看廝殺。這位邵達勤原是會稽孝廉本衙門的刑席。師爺胸中極其齷齪。筆下極其尖利。平日撈橫塘的本領亦極其靈敏。沈家月規與本官三七均分。故而姜老老此時想着他有福同享有禍獨當。想實在不願真正弄到山窮水盡。也要拖落案不放他便宜。安安逸逸還紹興去吃酸冬湯買錫箔灰除他以外別無商量。看他大才有何妙法可以脫。

卸自己罪名故而走到書房門口咳嗽一聲邵達勤正在吸旱烟閱案卷聽得咳嗽聲音知是東翁到來諒必有要事遂卽丢去旱烟筒立起來招呼姜公真是僵公了皮笑肉弗笑兩僵面孔叫聲邵老子那邵師爺打起紹興白東翁請坐姜公卽把房門掩上回轉身來向邵先生深深一喏說大禍臨頭須求老子神機妙策幫忙邵達勤倒吃一大驚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東翁請教乞道其詳姜霞初坐下來遂把上項事從頭至尾一一告與邵師爺聽了邵達勤別樣公事任你萬難鴨蛋裏會尋筋骨象牙筷上要扳燥絲省裏大小官員同道刑名錢穀都不把在眼裏惟有這位吃豆腐的祖宗湯介庵提起他尊姓大名已經頭痛腦脹實在清廉害厲猛往難擋聽親訪案子且有牙籌實據這件公案非同小可不獨東家有礙連那藩臬道府統統難免糾葛眉毛緊蹙一言不發只拿雙膝亂搖一頭亂點姜霞初如失乳嬰

孩殷殷求教未識孝廉公大名鼎鼎博古通今的刑席師爺運何妙算可以成全本官項戴暗地驅到賭棍銷差且待下回分解

評

姜霞初見湯公一節形容逼肖真是頰上三毫栩栩欲活
湯公親到沈宅而賭博痕迹早已烟散火滅且不待顧全寶通知亦可以從容擺佈消息傳遞捷於置郵甚矣小人之可怕也
紹興師爺自是有名然不知其計將安出耳

第二十八回 訪賭犯月下行舟 施妙計冥鴻見面

却說姜知縣賊人心虛得了沈繼賢的賄賂現在事體弄大撫台公事交下來限定七日須要把逃犯捉到沈繼賢有財有黨不知逃往何處幸虧手下師爺邵達翁頗有心計火燒眉毛只得與他商量那知邵師爺別樣公事無

論大小難易終有計較。聽得荳腐湯三字頭像芭斗張天師被鬼迷有法沒使處眉頭一縐。計上心來究屬聰明人想着念頭遂問東翁這事撫台親身訪到諒也難逃只要捉到沈繼賢東翁即可將功抵過這賭場陋規得好處者不止東翁一人不過在東翁地方上自當責重東翁去捕獲但望捕獲正犯到案其餘迎刃而解不庸焦慮湯大人亦不過於拖累爲今之計也顧不得朋友交情晚生想來沈繼賢早一日先走必有撫院內人通信否則何能如此乾淨你想他急於動身俗語說慌不擇路並且攜帶小妾婢僕舟車累墜決不能高飛遠颺本城斷不在本城窯遠斷不會窯遠據瓦落測度起來一定郭外鄉鎮上大家暫避風勢然後再作後圖瓦落久慕他與光福玄墓徐掌明是金蘭之契性情亦近舉止相同此刻帶下家眷不到徐家却到那處晚生雖非神仙呂純陽然而也算得未卜先知的諸葛亮院上有七日限

期儘可連夜動身離城六七十里光景黎明可抵光福好在光福是本縣管轄徐掌明又是該鎮區董平日來縣東翁頗與要好大駕去候徐公徐公當然推託沈某未來晚生施小小巧計包管如囊中捉蠶手到拿來姜老老聽邵達勤說有巧計可獲要犯如何不歡天喜地立起身來滿面笑容一天愁悶都拋入九霄雲外接一連二的作揖口稱老夫子大才後謝不盡總總費心後謝不盡老夫子照應邵師爺道東翁事不宜遲遲恐生變今夜不動身色只消一葉扁舟欸乃出胥江攜一青衣童子倣蔣幹訪周瑜故事既到玄墓投帖專拜掌明掌明相見之下東翁千萬不可露驚惶之態語言間亦要從客宛委兵家所謂虛虛實實實虛虛須將昨夜半夜裏特傳東翁上院巡撫大人說起自己到申衙前賭了一局居然贏了三百餘兩籌碼尙藏在身邊未曾兌現籌碼東翁亦看見今日帶領五百衛兵將沈宅團團圍繞入

內翻箱倒篋徧地搜查並無絲毫憑據巡撫大人搜不到憑據也何能定人之罪他竟無可如何卽將沈練夫人帶回撫院聲言以沈繼賢來贖並把房屋前後封鎖了並命東翁跟上院門姜霞初聽了邵師爺一番言語似乎不以爲然太覺老實徐掌明聽了未免要嚇邵師爺哈哈大笑道東翁真太老實了方纔早已說過兵家所謂實實虛虛虛實實東翁想沈繼賢何等勢力消息何等靈通暗中打聽問訊的人勢必絡繹不絕徐掌明豈有不知我以老實說話擋在前先固其信心然後方可用騙工他已信東翁是好人再說巡撫大人所以下此毒手並非有意與沈繼賢爲難其實用意要捐他一筆銀子爲城中紫陽正誼平江三書院月課膏火欠缺想此一着只要繼賢肯拿一萬八千銀子出來就可以一天雲霧風吹雲散東翁到那裏只消以此言語說上去包管你沈繼賢曾跟了你進城相機而行姜震初聽邵師爺

如此說法欽佩到一千二百分決定照計而行如法泡製遂更衣便裝叫了一只小船船上端正些夜飯帶了一個伶俐小僮出衙門慈悲橋水埠頭下船吩咐開船到胥門恰將下鎖船家趕緊一櫓過橫塘轉木瀆敵樓頭善人橋荒雞喔喔冷月挂樹櫓聲水聲咿唔濺刺春寒透被姜知縣心事重重斜倚蓬窗對如豆孤燈那裏合得攏眼只見童子呼呼熟睡窗隙內透進一股冷氣身上一個寒噤想那搖船人煞是可憐姜知縣心事如潮捱一刻似一夏第聞櫓絳時時脫落船底碎冰碎匱有聲四野雞聲遙吟俯唱似乎黎明光景又聞寒鴉啞啞出巢繞樹亂飛少頃聽得人家開門汲水聲知已抵鎮船家推動艙門望裏一張見姜公醒坐卽叫姜老爺光福已到船停泊於那裏姜公是不認得徐家的也不知停泊於何處遂喚醒小僮問那沿灘汲水的那人借問一信鎮上徐掌明府上在那裏鄉鎮上不比通都大邑問信大

家曉得的。總肯指引汲水的人還答徐掌明住在東市梢。這里是西橋頭。要搖過市河見沿岸人家一家門前有一株楊柳月牙水照牆。磨細武康石踏埠。停下船來上岸就是徐家。問到信一人點篙一人搖櫓。曉色清爽一輪紅日高挂屋脊市心人聲漸漸嘈雜。各店家都將上市吃早茶朋友等太陽來曝背。正月廿三的天氣春寒實在利害。船家搖到楊柳樹月牙照牆一帶多是磨細石駁岸對照踏埠。石鐫象鼻眼木樁上還有幾個手臂粗的鐵圈。乃停船繫纜。所用岸上一排大榆樹高高黑牆彷彿退光金漆六扇竹牆門門上貼滿銜條黃紙宋紙好不威風。欽加五品銜布政使理問光祿寺署正候補縣左堂嚇嚇鄉下人足够嚇了。姜霞初一看知是徐掌明家到了吩咐小僮拿了紅紙名片登岸通報。小僮踏進牆門高聲呼喚叫了半日並無人來接應。究屬鄉下大家及不到城裏紳宦因為平常日腳來往親友皆是直衝。

直闖並無客氣人出入故而牆門雖好不用管門人招呼的小僮無法可想。直得一直望裏走連走連喊有一個戴氈帽着蘆花鞋的老頭子出來。小僮見了他上前叫聲老伯遞上紅帖說蘇州姜老爺特來徐府賀歲有要事與徐大老爺面商敢煩老伯入內傳稟一聲多感多謝那老鄉親看這小僮言語伶巧聽得蘇州姜老爺不知姜老爺何人叫老爺二字決非平常人物隨手接了紅帖問姜老爺呢小僮笑答道在船上恭候那老人囑弟弟你在此立立我代你進去通報一聲罷小僮又謝了他只見那老人進去了却說那老兒是徐家的後村鄰居不時來往的今朝來上利錢出來碰着姜知縣的小僮重行走到房廳昨夜沈繼賢一家門主僕六七人避難到此與徐掌明譜弟講了足足半夜滿腔憂悶輾轉反側覽着心驚肉跳合眼不能成寐困在床上難過不如起來罷此時徐掌明方纔披了一口鏡的皮兜篷走到窗

口要想到北廳來看沈繼賢。恰巧鄉下人褚根福手裏捧了大紅帖子進來。掌明卽問根福你拿的什麼東西。褚根福道掌相外頭來一個小廝說蘇州姜老爺船在水牆門說罷呈上紅帖。徐掌明一看知是吳縣姜太爺爹心裏勃的一跳竄到喉嚨頭幾乎口也開不出連忙說開正門出接褚根福趕緊一步奔到外面高聲連喊開大門出接小僮聽得開大門出接五個字隨卽到水照牆船上來通報主人一面徐掌明着了外套自己出牆門來接姜大老爺鄉下人難得看見鶩生人下鄉昨日又有沈宅全家來今朝又有吳縣老爺到徐家來滿鎮市已傳說紛紛當作談話資料一個光福鎮早已講動却說徐掌明懷着鬼胎假作笑容走到水照牆僱身恭迎船裏姜霞初走出船頭雙手高拱招呼答話船家搭扶手靠跳板小僮攬扶姜太爺上岸掌明伸手來扶姜太爺上了岸兩人挽手同行兩岸的閒人看客男男女女不知其。

數。這是鄉間到處如此的情景不必細講。姜老太爺主僕二人掌明接到內宅。南書齋坐定。自有送茶送點不提。他二人相見先講了一番照例寒暄的話。然後提起申衙前一件公案。姜霞初卽把邵達勤所教的話頭如法泡製。徐掌明先前聽了假推不知。後來聽了姜太爺說話句句心腹。衛護繼賢。并且并無別種利害。歸根結蒂不過要想些銀子充作善堂捐款。只要銀子並不爲難。掌明心裏想獨怕撫院裏用弗進錢今有路可走。寨翁失馬安知非福。借此而進倒是一個機會。面孔上堆下真笑來。心頭亦平復不跳。遂向姜公道。公祖有所未知。旣荷公祖處處照應。心腹相待。不敢相瞞。老實話對公祖講。沈兄已於昨日來舍暫避風頭。今日旣蒙光顧。敝廬萬事均有商酌。少停去請沈兄來。同行商酌如何辦理。此事周旋全靠公祖。姜霞初心裏佩服師爺高見。果然不出他的錦囊妙策。面上堆下笑臉。更作殷勤說旣是沈兄

昨日來此小弟今日亦來足見事有湊巧卽是吉兆花些銀錢算什麼一回事呢徐掌明諾諾稱是再談了幾句別文問問田園談談桑麻一天風雨的緊急事姜太爺視作輕鬆自解徐掌明看了心裏一寬少停進去叫沈繼賢出來會面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評

邵達勤饒有心計虛虛實實尤爲洞燭人情之談觀其爲姜霞初設計先以實言繼以誑語閱者到此度無不拍案嘆賞

姜霞初連夜到光福一路水程描寫清麗破曉風光尤寫得如展圖畫洵詩人妙筆也

第二十九回 看梅花盡興而歸 返蘇州請君入甕

却說姜知縣用了紹興師爺邵達勤的妙策到光福鎮來騙徐掌明此兵家

虛虛實實實實虛虛攻其有備出其不意之法果然靈驗非常徐掌明本則見了姜霞初提心吊膽他與沈繼賢金蘭結契如同一人申衙前賭局原屬施商餘等四人合開今沈宅出毛病掌明亦有切膚之痛昨日繼賢攜妾逃鄉今早知縣追下來任汝膽大如卵之姜伯約一身是膽之趙子龍做了虧心犯法事能不魂飛魄碎現在看姜霞初的面色聽姜霞初的言話句句爲已非常親熱湯撫台密查親訪其主意不過想幾千兩銀子補助紫陽正誼平江三書院裏幾個聳脚秀才的膏火罷了要想銀子極是容易只待寶寶開口吾們四份分派花掉一萬兩也不過大家二千五百有何大驚小怪故而絕不介意也不瞞霞初實明直白的告訴穿沈繼賢昨日攜妾到舍耽閣全之計徐掌明立起身來說公祖少陪晚生進去請沈兄出來拜見姜知縣北廳小住姜知縣聽了大喜說既然如此最好沒有請來會晤商酌一個萬

笑道。走好。走好。請便。請便。不須客氣。徐掌明遂卽飛步到北廳來見繼賢。此際沈繼賢竟似嚇呆松鼠。何以故呢。因爲已經曉得姜知縣來賽過小賊。碰着捕快如何不嚇破天門。據徐宅的丫頭送點心面水進來說。主人在廳上與姜老爺在書房會話。一定凶多吉少。禍患臨頭。上天少梯入地無洞。別無計較。獨賸發呆。現在看見掌明進來。又是勃勃地心跳不住。只見掌明笑欣欣道。大哥大事無妨。請放心罷。用兩只手一圍做了一個手勢。似乎元寶形狀。大哥銀子是好寶貝。人言湯青天一文不納。那曉得也是一個三只籌包龍圖。此時他愛妾月娟并帶來的家人都圍攏來聽。徐掌明講張掌明扯了繼賢。橫坐在彌陀榻上。細細說姜知縣來意。一片熱誠。事有斟酌。姓姜的肯竭力幫忙。沈繼賢究屬是老狐狸。聽了不肯相信。只自縐眉搖頭連連歎氣。不作一答。徐掌明笑道。大哥你休懷疑。做兄弟的與你如同一人。豈有哄騙。

之言請你出去見了老姜再說沈繼賢此時身不由主無可奈何只得換了衣襟跟徐掌明一同來會姜公姜公坐在書房暗暗佩服老邵忽聽得一陣脚步響知必沈徐二人出來側轉身體望窗外望只見徐掌明在前沈繼賢在後緊步走來姜知縣立起至窗口笑接繼賢沈繼賢面孔霏紅心經亂跳勉強搶上一步深深一揖到地姜知縣還禮打恭伸手來握又是一番寒暄寬慰話頭繼賢寸心略安三人推上下首分賓坐定先用一套浮文閒談了幾句徐掌明開口引到正文說起姜公祖來的一番好意全仗鼎力扶助沈繼賢自然照樣說上去姜霞初用足全身本領裝足體貼入微的架形沈繼賢聽了始信方纔掌明之話一些不差於是求教姜知縣此事如何料理總以速了爲是既是湯大人爲三書院生童膏火不敷欲借此罰款補助不知公祖已得湯大人示意否姜知縣笑道湯大人亦未便明言兄弟窺其用意

曾於上月分上院時三縣同在晉謁似有一兩句提及書院膏火已墳一萬五六千兩此款向地丁錢量上移借久宕非宜遲至二月底須撥歸藩庫如過三月藩司林大人不肯擔當要望湯大人身上移故而湯窮鬼窮思極想弄這花樣說得沈徐二人大笑起來據兄弟冷眼測度上峯之意用兩指頭一颺恐非此不辦沈繼翁也是年災月晦這一筆錢不能省了徐掌明插口道公祖明鏡高懸並非沈兄要省此區區但不知卽辦了二萬銀子如何交納姜霞初接口道兄弟所以特地下鄉到徐府上來者卽欲與二位商量萬全之策顧此顧彼湯大人雖有示意現在練嫂被孟婆看管須得要沈兄到案方可將練夫人釋出此乃官樣文章照例公事不得不然但是此案須歸本縣辦理據兄弟愚見沈兄與我同返城中暫住行台俟兄弟上轅銷差湯大人限我七日內捉到本人我於三四日卽繳令足見兄弟辦事能耐藩

司林大人三回五次的上院逼款。此刻有了款子交納，有錢可使，鬼推磨只要現銀子交進，俟兄弟再另託紳襟代爲疏通，即使沈兄被押也不過在本縣捕廳耽閣幾日。這一件驚天動地的案子就此瓦解冰消，未識二位以爲好否？徐掌明接口道：承公祖竭力斡旋，沈兄之幸也。但是有一件過慮之事，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倘然湯大人板定面孔，沈兄被押不放，這便如何？姜知縣道：徐兄過慮了。二萬頭在那裏說話，卽無兄弟幫忙，亦又何礙？說得二人又大笑起來。姜霞初又道：世間萬事逃不出銀錢兩字。古語云：衙門堂開，有理無錢莫進來。又云：縱使天大的官司，只要有地大的銀子，況且沈兄的案子乃是賭錢，上司訪案並非殺人放火，圖財害命謀反叛逆，忤逆不孝十惡大罪，訪案只愁無錢，既端正現款，再有什麼憂慮？自己投到，又可減輕一等。至多十日半月，沈繼賢依然沈繼賢，申衙前原是申衙前，說得二人

又拍手大笑徐掌明笑道姜公祖之言不差伸頭一刀縮頭一刀晚娘拳頭前後一頓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這事有公祖在內幫忙決無大礙鑊子防熱掇準其端正二萬銀子或逕奉交公祖如手頭一時不便弟處亦可湊些沈兄明日跟隨公祖同船進城月娟住在鄉下白相過梅花汛等到梅花落事體亦可舒齊了做兄弟的隔一兩日亦當鼓棹進城一則專爲謝步二則探望沈兄三則順便往諸親友處拜拜過頭年三人談妥沈繼賢有姜徐二人拍了腰包故而倒覺大膽起來再講了幾句閒文廚房裏端出盛席酒肴款待姜太爺這是徐掌明地主之誼無須多表再說沈繼賢趕緊入內將上項事情一是一二是二交訴月娟月娟說道你不要上了姜知縣的當他用騙工來騙你繼賢笑道你年輕女流那裏得知外邊官場的出進無須多慮你住在玄墓看看梅花至多十日半月等梅花落事體可以舒齊我來接你

可也。月娟聽他說得如此容易終究有些疑惑。起初要跟他同返蘇城。後來繼賢再三說了方始作罷。一面開箱子取出閻門源發莊的存摺來自己提筆開了一張二萬兩正月底期的莊票。票脚銀數上押了一個篆文腰圓圖章。繼賢親筆跡源發莊上看慣的不比存根亦可。支取寫好將摺根藏好一直出來。掌明過了目卽交與霞初。再三費心。再四感謝。說了無數好話。姜霞初看了藏在衣袋內少頃席散。橫鑿要明。朝動身徐掌明看看不到未牌時分忽動遊山之興。遂飭家丁後河船棚裏擰出自備的遊山畫船。請姜知縣遊山探梅。霞初一想大計已成落得借此嬉春。偷得浮生半日閒。這二萬頭見機行事或者可以上袋滿臉歡顏。謝了擾三人下船。一路野景春氣。盎然遠遠梅花香隨風吹來沁脾清鼻。船到香雪海停泊。也有城裏鄉紳出來看梅花的。宅眷船都停泊在香雪海鷗下。翠袖紅裳如入圖畫。較諸城市俗氣。

竟有霄壤之隔。無怪西湖林處士妻梅子鶴終身也。他三人說說談談過銅坑上銅井度虎山橋欲登石樓石壁一窮千里之目。自有竹兜抬上竹兜風味較諸綠呢。大轎大有雅俗之別。三人飽觀野景。薄晚夕陽興盡下山竹兜送至船邊。重行落船。一路搖歸。再擺酒肴。歡呼暢飲。半夜散席。書房中錦被繡衾備姜知縣安寢。小使相陪另牀而臥。一宵無話。已抵來朝。姜公起身送過漱洗水點心。呈上吃了。少頃徐掌明出來照例款留。姜公照例謹謝。再重言拜託姜公。又大拍其腰包。直待沈繼賢進內料理舒齊已牌動身。掌明相送。原來船拔櫓架繩。一聲欸乃出市河。過木瀆善人橋。敲樓橫塘。頃刻之間風順水利已望到胥門。姜知縣與繼賢在船上假作殷勤叮囑。一切實爲替已。沈繼賢千分相信。萬分感激。不多一回。將到衙門慈悲橋。姜知縣謂繼賢曰。沈兄你亦不必另住行台。惹人耳目。還是耽擱在敝衙門服侍。亦爲便當。

信息亦覺靈通。免得諸事隔閡。沈繼賢此時。驚已入甕。只得聽人調遣。點頭稱是。船一傍岸。小使上去衙門中打兩乘轎子接進去。東花廳招待。姜知縣趕到邵達勤房裏。不待開言。深深一揖。邵師爺問如何。姜知縣把昨夜事是一。是二。的統統告知。師爺就瞞起二萬頭源發莊票。邵師爺笑道。東家如何。姜知縣又是打一拱。說佩服之極。現在本犯已騙到。還要請教如何辦理。邵師爺說出情形。且聽下回分解。

評

姜霞初依邵師爺所言。如法泡製而沈繼賢果入彀中。足見智謀之工高人一等。

姜霞初等三人間看梅花。頗有雅人深致。特此時之沈繼賢心中吊桶七上八下。正恐視之而勿見耳。

第三十回 邵達勤再定陰謀 徐掌明初番探望

却說姜霞初騙到沈繼賢軟看在衙門裏與邵師爺商量辦法。邵師爺聽了大喜。對姜知縣道東家此椿案件非但無過還可有功。湯大人最喜爲民除害。蘇州四巨猾施商餘徐掌明等手段通天心思奸惡。東家趁此機會上院密稟也用虛虛實實實實虛虛的方法將上任以來到今日的事實一一和盤託出。把麻布袋底透穿湯大人一定聽了大怒要責問東家何以不早來通報。東家可實說做了小官要想保住前程弄碗飯吃上司重重疊疊只有巡撫大人一清如水其餘省長官那個不是千里做官不爲財。麼斗膽放肆一句話藩司裏也要臬司裏也要道府裏也要官卑職小實在應接不暇。撫大人能體諒苦衷俾姜霞初洗心革面整頓全神爲國爲民且觀後効。如無振作兩罪俱罰蘇州四猾由姜霞初一個個訪到案前如有半個走漏請

大人以姜某補抵東家上院求見撫憲把上項說話一一稟上包管有益無損姜霞初聽了邵師爺教訓點頭稱是打恭欽服退出書房再來與沈繼賢假意周旋沈賊信以爲眞心事丟開大半廚房送進夜飯自有左堂捕廳老爺戚荷齋前來奉陪姜霞初連夜亥牌時分小轎一乘屏去儀仗獨上衙門來號房看見吳縣半夜上院定有要事不敢阻隔立即稟報此時湯大人猶在簽押房高燒紅燭批讀各縣呈詳目送筆揮精神矍鑠傳字房吏聯貴手裏拿了吳令單片望簽押房裏一張門帘飄動撫台知外邊有人前回書中早已交代明白這裏簽押房宛比京城裏南書房隨便何人不奉呼召命令不能踏進脚步如無命亂闖雖至親密戚好友舊交捋直面孔竟要軍法處斬所以無人敢亂撞吏房聯貴掀動門帘湯大人問誰外答大人傳字房聯貴吳令姜獨上轅來請見湯大人一聲來然後聯貴僱身入內打籃呈上名

片。撫台看了一看。說簽押房見聯貴。諾諾退出。飛步出外。對姜知縣道。請大人在簽押房。霞初連聲是是。傳字房吏在前。姜令跟了他。緊一步。靴聲橐橐。一直到簽押房。掀起門帘。姜令進了簽押房。聯貴領到出去。不提。却說姜令見了撫台大人。照例規矩行過。姜知縣見旁無一人。遂將奉命趕緊下鄉。到沈犯同黨巨猾光福鎮徐掌明家查獲。現在本犯已押在本縣。應當連夜解上院來。恐有疏虞。故特來請示湯大人。聽了贊一個好字。姜知縣用一句探撫憲口氣。蘇州巨猾四人。橫行鄉里。魚肉鄉愚。聲氣廣通。他四人聲應臂指。通同一氣。趁此一網兜拿。爲民除害。湯撫台不等他說完。接口道。貴縣能包辦這件事嗎。姜霞初成竹在胸。不慌不忙的答道。上峯差委。敢不竭力撫台看。他有能耐。卽委他儘一月內。把蘇州四巨猾一齊捉到重辦。姜霞初答應下來。全權交付。餘無多話。退出來。乘轎回本衙門。辰光不早。已子牌時分。連

日辛苦。精神覺得疲倦。遂入上房安睡。一宵無話。明日起來。姜知縣也不梳洗。急忙走到邵師爺書房。紹興師爺素來出名。要擺架子的。喚館地則在鄉下抱小男吃酸冬湯。一得館地。就此工架十足。臭脾氣拿出來。此刻本官走到書房門口一張。看看裏向寂靜無聲。師爺還高臥黑甜。做發財好夢。霞初沒法不敢驚動。退出去洗面吃了些點心。停了一個時辰。然後再到書房來。看只見一頂帳子。一動一動。曉得邵公已蘇醒。姜知縣實因心有要事。不能再等。遂在門口咳嗽一聲。邵達勤問誰。其實早已聽出東家聲音了。故作不知。而問姜知縣。聽問。遂帶笑聲答道。達翁是我邵師爺連聲說請。姜霞初遂跨進書房。邵師爺說聲放肆。請坐。瓦落起來哉。做作要緊。披衣起來。嘴裏還說天氣好冷。春寒凍煞老黃牛。東家好早。自有專侍師爺的聽差阿福送茶送面水。進來。邵師爺下床拖鞋着衣。與東家招呼。霞初略候片刻。看他洗面。

己畢送進點心屏退左右遂把昨夜上轅一番情形和盤託出邵師爺聽了說東翁如何姜霞初拱手不迭的笑道欽佩高明欽佩高明邵師爺亦笑道看病總要用藥對症那怕不起死回生此刻湯撫既然全權交託東家可以用力做去據我愚見蘇州四猾果然個個殺不可赦但是殺之亦要有名名正則言順徐掌明此番儘可牽落案因其窩藏賭棍加罪有辭若施商餘等兩人不能歸入一案辦理少停幾時留心暗訪拿到真憑實據再行想法不遲姜知縣點頭稱是郡師爺又道晚生素聞徐掌明獨霸光福家資富有良田萬頃廣廈千椽較沈繼賢尤爲充足東家無啥客氣大可借此窩藏棍題目嘔他一筆肥汁出來東家連年虧空亦可補補各朋友窮乏亦可滋潤滋潤當取不取也是呆子東家以爲如何姜知縣連連點頭說總請老夫子費心這一句盡在不言中彼此心照罷了邵師爺說今朝徐掌明要來城麼

霞初說。昨日臨行送下船的時候。他說卽日來城。一則謝步。一則探候沈犯。想今日不來。明日當來。邵師爺道。既然如此。再便宜沈繼賢一兩日。吩咐照看沈繼賢。格外留心。款待防中生防。他耳目衆多。爪牙密布。衙門動作。門外七八分得知。徐掌明何等陰險。作事步步細密。豈有不派人打聽。自己貿然敢來嘗試。雖然事不關己。他與沈姓如同一體。他既云卽日要進城來謝步。順便來望沈姓。他謝步只句話是順便。望沈繼賢是專誠。他來城之後。豈有不在外打聽。城中捕捉。沈繼賢這件事。早已鬧得烟昏瘴黑。那個不知茶坊酒肆必然講動。所以沈繼賢暫時萬不能難爲。要格外款待。一面再騙沈氏幾文。俟徐掌明來城打聽。一打聽果然並不難爲。他就膽大。進衙謝步。等他一入牢籠。怕他插翅飛去不成。然後細細榨他油水出來。不怕他不拿十萬八萬銀子花用。到那其間。把兩猾向撫院一送。看他猾到那裏。東家尊意。以

爲如何。姜知縣連連稱是說了幾句閒文走出師爺書房到自己簽押房來。自有值日當差過來伺候光陰迅速今日已是正月二十五了坐定下來正想徐掌明不知來否這源發莊的二萬頭卽期銀票未曾告訴師爺託誰人去取可以不穿想來想去實難其選不如稍緩幾日自己去取諒這家莊殷實有名決不至在春季內倒閉話分兩頭要說到光福鎮徐掌明自從沈繼賢下鄉出了這事之後姜知縣一力擔保然而心中終究萬難放心繼賢跟了姜官進城不知凶吉如何照例應當謝步便道來探望探望繼賢想了無數念頭推推委委捱到廿五那一天再不能捱了想定進城後好在與縣前人皆熟若果然不把繼賢難爲我就進衙門謝步倘然風聲不妙馬上調轉身體撥他一個腳底寫封信去了結徐掌明出名老奸色色顧到端正備船與月娟說明來望繼賢月娟垂淚囑託掌明無窮記念自己要跟掌明同來。

掌明婉言安慰約他卽日回鄉定有佳信月娟嗚嗚咽的入房而去然後徐掌明帶了一個莊摺喚長工兩人攜了茶籃開船是日春風和暖風順水快不到傍曉船抵胥門船埠頭登岸遂卽進城一直到養育巷元元行臺看了房間那爿元元棧雖挂仕官行台招牌其實是光福香山木瀆胥口東西橋南北橋一帶鄉莊生意所以立墓客人及徐府上的人進城來總耽閣在元元棧老板茶房等悉是熟人今朝徐老爺光降招待自然格外殷勤周到雖然及不來府上適意而說啥有啥亦未爲不可徐掌明一到棧裏開了一間樓上靠河房閒窗明几淨點上孫春陽通宵蠟燭老板也是立墓出身姓蔣名叫元慶排行第五人人不叫他名字而祇呼他老五此刻蔣老五巴結徐富翁特地帳房裏撥冗登樓來敷衍老主客裝出笑臉來問長問短說東說西徐掌明有事在身假作不知沈繼賢出事問起申衙前新年裏賭局情



A541 212 0014 9940B

清朝聖人陸稼書 第三十四

一三八

形。蔣老五遂將小南京不知如何引了湯撫台親自入局，贏去三四百兩籌碼。作爲真憑實據。限吳縣姜大老爺七日內破案捉人。申衛前房屋發封。據說逃到府上。徐相你不要瞞我。大家同鄉人豈有手臂不望裏彎之事。姜老爺下鄉。此刻沈相在衙門裏。幸他平時有交情。在前姜老爺總算出色。留在衙門裏。款待格外要好。並不擺出官勢。小棧裏時刻有人出進。所以曉得非常靈清掌明聽了蔣老五一番談風。心裏一定亦將繼賢逃下鄉來。一切情形實話告訴老板。今朝進城用意亦與老五商量。開棧房的人素以胡調爲旨的。趁水推船看風使篷。亦瞎拍胸脯。亂裝膽氣。帶拍馬屁和吹牛皮。說沈繼賢決無妨事。況且有徐相幫忙。更不要緊。徐掌明聽了滿心託膽安睡。一夜到廿六那天起來。喚了一乘小轎。擺出楊樹松香架子上。吳縣衙門來投。帖拜會門房接了紅帖。遂卽通報。欲知後事。且聽下回分解。

評

邵師爺妙計無窮工架十足觀姜霞初探望一段便知其身份之高作者
使用紹興土語尤覺話躍紙上

徐掌明與沈繼賢著名大猾自非有邵師爺之謀必不肯步步就範此猶
諸葛亮與司馬懿棋高一轉自然縛手縛脚也

徐掌明徐觀風色緩緩而來自以爲審慎之至而不知獵者已設阱待之
矣讀者至此度必引觴稱快

清朝聖人陸稼書 第三十四

一四〇

